

通義堂集

通義堂集卷一

思賢講舍

儀徵劉毓楨伯山著

周易履霜履讀爲禮解上

周易坤初六爻辭云履霜堅冰至釋文引鄭康成注云履讀爲

禮也禮記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爾雅釋

履二字音既相近

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皆以疊韻爲

有行義故可以彼此互訓

白虎通禮樂篇云禮者人當履

而行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疏引鄭康成禮

序云禮者履也踐而行之曰禮皆其明證

詩商頌長發云率履不越毛傳云履禮也漢書宣帝紀及蕭此

望之傳所引俱作率禮不越韓詩外傳及說苑所引亦同此

父之履字鄭君必讀爲禮者蓋以禮是正字履乃假借字二字

訓雖可通而各有本義故必更其字也

段氏玉裁周易漢讀攷敘例云讀如主於統緒

讀為主於更字說義案段氏辨讀如讀為之異最為確當鄭不云履讀如禮而必云履讀為禮者蓋以此爻履字當以禮字本

義釋之方與易說文禮字下云履也段氏注云履足所依也引伸之凡所依皆曰履此假

借之法也履履也禮所以事神致福也从而從豐豐亦聲段氏注云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禮履字下云足所依也从尸服履者也

从彳从舟象履形段氏注云引伸之訓踐如君子所履是也又引伸之訓禮序卦傳詩長發傳是也

據此則禮字之本義為事神致福履字之本義為足所服履至

于履之訓踐行禮之訓踐行皆引伸之義也詩魏風葛屨及小

雅大東並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毛公魏風傳云葛履非所以履霜彼詩之履

字是正字其義本取於踐行禮記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彼履字亦謂踐行與詩之履霜同

義此爻之履字乃假借字其義非取於踐行二者迥不相同乃

注易者多誤釋以踐行之義集解載荀爽文言注云履霜堅冰乾氣加之干寶此爻注云言陰氣

動矣則必至於履霜九家文言注云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諸家未知履爲假借字遂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若正義申王弼注竟以履踐釋而坤卦實無踐行之象其說與易義不合九家之則更誤矣

第九章注李鼎祚未濟九四象注並云震爲行虞翻注中言震爲行及震行者尤多徧考唐以前諸家易注從無言坤有行象者惠氏棟周易述云爻例初爲足足所以踐故初爲履張氏惠言虞氏義云震爲足足故稱履霜案此卦上下皆坤而二家以震象釋之未免紆曲惟鄭君知易之履霜與詩之履霜其義不容相混故

其箋詩既依履字釋之魏風箋云魏俗至冬猶謂葛履可以履霜小雅箋云乃夏之葛履今以履霜

而其注易則必讀爲禮者蓋深明乎周易取象之方故其說確

不可易非後儒以臆見揣測者所可及也案虞氏逸象云坤爲

禮繫上第八章注又云坤爲事坤六三爻注又云坤爲致困象注坤與乾旁通

陸績乾文言注云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于坤說卦第十又云乾

爲神福謙象傳注蓋坤體柔順雜卦傳云坤柔說故有禮象坤初六

與乾初九旁通乾爲神而坤事之乾爲福而坤致之與說文訓
禮爲事神致福其義正同況禮字从示从豐豐亦聲說文示字
下云天垂象所以示人也示神事也豐字下云行禮之器也是
禮字本諧聲而兼會意之字虞氏逸象云坤爲器觀象傳繫下傳
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是易之取象與會
意之旨尤相符合蓋倉頡之造字與庖犧之畫卦本相表裏而
許叔重與虞仲翔又皆傳孟氏易故說文與逸象可互證也荀
氏文言注云霜者乾之命令九家象傳注云霜者乾之命也說
卦傳紀乾之象云爲寒爲冰虞氏逸象云乾爲堅剛遜六二又注
云坤爲至是霜爲乾象而禮爲坤象與堅冰爲乾象而至爲坤
象同一乾坤旁通之理荀氏文言注云坤下有伏乾九家象傳注云此卦本乾蓋陰陽相

錯其道本如是也月令云季秋之月霜始降又云孟冬之月水

始冰案剝爲九月之卦

乾鑿度云故剝之時爲行剝也當九月之時

坤爲十月之卦

詩小

雅采薇云歲亦陽止鄭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

霜者九月之候冰者十月之候剝之

上九變爲上六則成坤卦故先言禮霜後言堅冰至者卽由剝

而成坤之象也然則鄭君之讀履爲禮固洞徹乎消息往來之

例而非獨聲音訓詁之精矣夫禮訓爲事神霜降於九月則此

爻之言禮霜必謂祭霜神於霜降之時然不言祭霜而言禮霜

者蓋禮字乃古人祭祀之通稱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幣以

禮天地四方

鄭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

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儀禮

覲禮云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鄭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

禮日於

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

鄭注云此謂會

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賈疏云言拜無祀言祀兼拜據此則以玉薦神及拜神祀

神者皆謂之禮神可知周易之禮霜與周禮之禮天地四方儀禮之禮日月四瀆禮山川邱陵文義正同則其解當亦不異蓋祭天地四方之神既謂之禮祭日月四瀆山川邱陵之神復謂之禮則祭霜神而亦謂之禮固其宜耳

周易履霜履讀爲禮解下

大戴禮天圓篇載曾子之言曰陰氣勝則凝爲霜雪

案淮南子天文訓亦

有此語蓋即本於曾子象傳云陰始凝也即釋禮霜之意與曾子之言正同

董子春秋繁露煖燠孰

多篇云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故霜加物而雪加於

空

北堂書鈔引蔡邕月令章句云陰陽各有少太少陰爲秋太陰爲冬也與董子說同

案曾子言霜雪爲

陰氣者渾言之也董子言雪為太陰霜為少陰者析言之也霜

既為少陰之氣則主霜者必是少陰之神淮南子天文訓云至

秋三月青女出以降霜據初學記卷二所引如此今本霜字下

冬為太陰季秋之月有霜無雪高注云主霜雪者蓋增字以足

句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例遂於淮南子本文內亦增一雪字

其說甚矣高誘注云天神青皇女據錢氏塘天文訓補注本他本青

青帝所謂周家威生帝靈威仰也夫青女為青皇之女禮記大傳云王者禘其

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后稷既為青帝之子則霜

神亦得為青帝之女矣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云后土富媼張

晏注云坤為母故稱媼后土既正少陰之象說卦傳云兌三索

稱富媼則霜神亦得稱青女矣正少陰之象而得女故謂之少

女崔愷繫上第九章注云兌為少陰是淮南子作於西漢時去

少女即少陰也說卦傳云兌正秋也淮南子作於西漢時去

古未遠而天文訓一篇尤多三代以前古法其說必非無本然

則周易所謂禮霜蓋謂禮青女之神於霜降之月也左氏昭元

年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禮記

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鄭注云宗皆當爲禋字之誤也幽宗星壇

也下卽引春秋傳曰云云以證之據此則天之星辰分統雪霜

風雨蓋雪霜風雨之神卽星辰也

左傳雖兼言日月然其上文云則實沈參神也本是專言

星辰下文云山川星辰之神亦不言日月特以日月至尊無所不統故此句連言之周禮大宗伯云以禋

燎祀司中司命觐師雨師鄭司農注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夫

風師雨師既爲主風雨之箕星畢星則青女亦必爲主霜之星

辰無疑蓋青女之爲星名與婺女織女須女之爲星名其例相

同

歸妹六三爻辭云歸妹以須鄭注云天文有須女

而禮霜神爲祭青女之星與禱馬

祖爲祭天駟之星其例亦相同也

周禮校人云春祭馬祖鄭注云馬祖天駟也爾雅釋天云

天駟

房也左傳言禋霜而周易言禮霜者蓋霜不時而禳祈者謂之

祭無定期者也

周禮太祝云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四曰祭鄭司農注引春秋傳曰云云以證之祭法正義云須

有新禱之禮非

霜始降而祭祀者謂之禮有定期者也

祭法正義云宗

伯所謂依周禮常祀歲時恆祭案禮天地四方見於大宗伯其為常祀可知禮霜之禮與禮天地四方之禮文義既同則亦為

常祀

可知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故既因事以禳祈則必因時以祭

祀如祭法云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注云相近當為禳祈正義

云或寒暑太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

周禮籥章云中春晝擊土鼓歛幽詩

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正義云既告神當有祀事可知

夫禳祈寒暑無定

期與祭霜正同逆暑迎寒有定期與禮霜正同然則因事以禳

祈寒暑者既必因時以逆暑迎寒與因事以祭霜者亦必因時

以禮霜其義固可比例以得之矣況霜與風雨皆上天之教禮記

孔子閒居云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鄭注云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

祭風雨者亦必祀風

雨則崇霜者亦必禮霜明矣大宗伯但言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霜者特文不具耳夫天府言祀司民司祿不得因大宗伯未有明文而謂古無司民司祿之祀也左傳言祀司寒不得因周禮未有明文而謂古無司寒之祀也然則周易所言之禮霜雖不見於周禮大宗伯亦安得謂古人無是禮乎且先王以吉禮事鬼神凡可以庇民者莫不致祭雖鬼之眾者如族厲神之微者如貓虎尙得與三祀八蜡之中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況霜神有肅萬物成歲事之功爾雅七月云九月肅霜毛傳云肅綸也霜降而收縮萬物秦風蒹葭云白露爲霜毛傳云白露凝反爲霜然後歲事成而謂不得與靈星之祠雲氣之祭並列於祀典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後儒但知左傳言崇霜而不知周易言禮霜但知周禮無祀霜之文而不知周易有禮霜之文

皆因習見毛詩履霜之訓爲踐行遂本之以釋周易而不復問
履爲禮之假借於是三代以前禮霜之典竟湮沒而不彰矣後
將帥霜降講武尙有古人遺意然但祭旗使非有鄭君之注則
蠶之神而不祀霜神未免數典而忘其祖

古制何從攷哉

莧陸當作莧睦解上

據張氏惠言

周易夬卦九五爻辭莧陸

據晁氏說之古

注云莧說也

集解引此注莧字作莧

陸字作睦周易音義所引注云莧說也蓋李鼎祚所注之周易
經文據當日通行之本以從時尚而注中間載別本以存古義
故其注此爻既引荀注訓莧爲草復引虞注訓莧爲說後人見
集解之經文作莧疑虞注不當作莧遂妄改莧字爲莧字耳今
據虞氏義本訂正文諸莧字仿此惠氏士奇易說反謂作莧
爲非誤矣莧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
集解所引無如字惠氏棟九
有如字周易本義辨證所引讀如作讀從義亦相近惠氏易說
及孫氏堂二十一家易注所引讀如作讀爲案段氏王裁周禮

漢讀攷敘例云讀爲主於更字說義此又虞注惠氏孫氏所引一句三覓字張氏所引一句三覓字皆非更字說義則不當作讀爲無疑然卽據其說亦可見讀字睦和睦也集解所引上睦下必有一字文義始明否則不詞矣字作陸亦後人據集解經文之陸字以改虞氏注中之睦字非李氏元文也今從晁氏音義所引訂正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沈所引同孫氏反謂晁氏爲舊讀言覓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覓陸非非誤矣

也張氏據此數語謂虞氏本當作覓睦其說最確蓋舊讀言覓陸虞氏既以爲誤馬荀從俗言覓陸虞氏又以爲非則虞本

必不作案覓字與覓字篆書及隸字形俱相似最難分析說文寬字

覓陸矣從宀覓聲是寬字本當宀下加覓而今人多於宀下加覓亦覓字多誤爲覓之驗也說文睦字从目陸字

从目目與眊形既易混睦與睦體亦易淆故張氏申虞氏說謂

覓爲傳寫誤陸當爲睦然覓陸與覓睦古本通用說文覓字見

聲覓字讀若丸寬字从此是覓字與見字同音覓字與寬字同

音也以詩經用韻攷之衛風考盤之首章寬字與澗言諼爲韻

齊風甫田之三章見字與變卯弁爲韻淵言諼三字與變卯弁三字音皆相近則寬字與見字音亦相近可知寬與見音既相近則覓與覓音亦相近可知此覓覓通用之證說文陸字壘聲陸字亦壘聲古字之同聲者往往通用惠氏易說云唐扶頌曰內和陸兮嚴舉碑曰九族和陸郭仲奇碑曰崇和陸洪氏皆釋云碑以陸爲睦然則漢隸睦皆作陸矣周易述九經古義本義辯證並同其說此睦陸通用之證要之覓與覓陸與睦形相近而音亦相近據虞氏張氏之說則覓陸爲覓睦之誤蓋就形相近而言也據惠氏段氏之說則覓陸與覓睦相通蓋就音相近而言也二者語似微別而意實相成必兼取其說然後覓陸當作覓睦之義始旁達而無礙矣說文睦字下云目順也一曰敬

和也陸字下云高平地據此是睦字之本義訓爲和順而陸字絕無和順之義自當以睦字爲正字說文覓字下云山羊細角

者从兔足从苜聲似無和順之義而得訓爲說且與睦字連言

者蓋羊字訓祥

說文羊字下云祥也春秋繁露執贄篇云羊之爲言猶祥與

本有善義

釋名釋車

云羊祥也祥善也攷工記車人鄭注云羊善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說文祥字下云福也一云善

故字之從羊

者多可訓善如義字美字美字是也

說文善字下云吉也从羊此與義美同意段注云羊

祥也故此三字從羊義字下云己之威儀也从我羊徐鉉云此與善同意美字下云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段注云羊大則肥美膳之言善也美字下云進善也从羊久聲段氏注云羊善也故从羊

苜字下云从竹目竹字下云羊角也象形是覓字本取象於羊

角故訓爲山羊細角羊字既有善義則覓字亦得有善義

荷字下云

自急敝也从羊省與義善美同意覓象羊角與荷从羊省正同故覓亦得有美意

善字可訓爲和

呂覽貴公

篇云夷吾善飽叔牙

高注云善猶和也 古人謂彼此和睦爲善

左氏成十二年傳
宋華元善於令尹

子重又善於樂武子襄二十七年傳

宋 故相說者亦謂之相善

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

左氏襄二十六年傳云其 覓字既有善義則亦有和義故得訓

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爲說而與睦字連言也夫凡字皆有本義有引申義故本義訓

爲物名而引申義訓爲人事者往往而有如能字本訓熊而引

申訓爲賢能朋字本訓神鳥而引申訓爲朋黨鳥字本訓孝鳥

而引申訓爲烏呼西字本訓鳥在巢上而引申訓爲西方許君

作說文皆明揭其旨以見發凡起例之意至於說文但言本義

而後世多用其引申之義者如驕字本訓馬而引申訓爲驕恣

鮮字本訓魚而引申訓爲新鮮獨字本訓犬鬲而引申訓爲孤

獨牢字本訓牛圈而引申訓爲牢固皆各有本義各有引申義

止可由引申義以推本義不得據本義以廢引申義也然則覓字之本義訓爲山羊而引申之義訓爲和睦固其宜矣虞本旣作覓而復讀如夫子覓爾而笑之覓者漢人注經言讀如者例各不同有讀如某字而其字與本文異者如晉卦初六爻辭云晉如摧如鄭注云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詩鄭風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此一例也有讀如某字而其字仍與本文同者如書禹貢云北過泲水鄭注云降當讀如廊降于齊師之降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鄭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皆與虞注覓讀如覓爾而笑之覓語意相同此又一例也余氏作經解鉤沈但知有前一例不知有後一例於是改虞注爲覓讀夫子莞爾而笑之莞失虞氏之指矣虞氏引

論語夫子覓爾而笑今本作莞爾而笑何晏注云莞爾小笑貌
與覓睦之訓和說正相符合釋文作覓爾云覓華版切今作莞
蓋虞氏所見之論語作覓爾何氏所據之論語作覓爾陸氏所
釋之論語又作莞爾自邢氏作論語疏據唐石經定作莞爾而
後人不知魏以前本作覓爾矣又安知漢以前本作覓爾哉猶
幸虞氏注所引尚存略可尋見其迹而余氏復據今本改爲莞
爾未免於千慮之一失矣晁氏引虞注覓說也說文覓字見聲
莞字完聲完與見聲本相近大雅韓奕六章完與蠻爲韻小雅
類弁三章見與霰宴爲韻是其明證
故莞可與覓通列子天瑞篇老非之爲亦可與覓通說文完
古文以爲覓字由偏旁例推亦通用之證周易釋文云覓一本作莞與論語釋文所
言相同蓋古字之聲相近者皆可通也然說文覓字下云覓菜

也莞字下云艸也可以作席皆與笑說和睦之意遠不相涉故

周易之覓睦論語之覓爾而笑雖皆可假覓莞代之而要必以

覓字爲正蓋其字本有和睦之意也廣雅釋詁云覓笑也王氏

疏證改覓爲莞字彙補云覓音義同莞是覓本莞之俗體也引論語何注爲證足訂

他本之誤然覓字固非卽莞字亦係假借其正字必當作覓經

纂詁十六諫覓字下引廣雅云覓笑也蓋所據廣雅有作覓之本也疑廣雅本作覓笑也後之傳寫者誤覓爲覓耳蓋廣

雅笑也之訓與虞氏說也之訓相近不獨合於何氏小笑之訓

也然則以廣雅論語與周易彼此互證覓爲正字有明徵矣釋

文引蜀才注云睦親也通也晁氏音義云陸處蜀作睦和也案

以釋文爲正晁氏蓋誤張氏惠言易義別錄引蜀才注而申之

云用虞也陸旣爲睦則覓必作覓爾而笑之覓之字元本誤作

而今據張成孫

所校訂正其說最爲允當蓋陸字作睦既與虞本相同若覓字不作

覓則二字上下不類睦訓親通又與虞氏和睦之訓相近若覓

字不訓說則二字詞義不聯不得因陸氏偶未引之遂謂蜀才

本仍作覓也然則覓陸當作睦又得一證矣況以卦象攷之

夬爲三月之辟卦大壯爲二月之辟卦大壯之六五變爲九五

則成夬卦虞氏注下文中行无咎云大壯夬卦上體爲兌大壯

上體爲震夬卦之九五居上體之中由震變兌者實在此爻虞

氏注云震爲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張氏惠言申之云自大壯

動也其說最爲精確虞氏逸象云震爲樂乾文爲笑萃初六爲

喜笑兌象爲大笑說卦第爲後笑同人九爲言笑益象凡言喜

樂與笑者皆震之象虞氏但引震爲笑言者特舉一以例其餘

耳說卦傳第四章云兌以說之第五章云說言乎兌第七章云

兌說也虞氏云兌爲說蓋本於說卦傳鄭康成萃彖注及杜預傳二十五年傳注皆云

兌爲說兌初九爻辭云和兌吉象傳云和兌之吉鄭氏逸象云兌

爲和說恆六五爻注卽和睦笑說之意虞氏注說卦傳云陽息震成

兌震言出口故說蓋震之中畫變爲陽爻則成兌卦震與兌之

取象多彼此相因故震有喜樂之象兌亦有和說之象虞氏合

震象兌象以釋莧睦眞至當不易之論也惠氏易說云笑說見

於面所謂健而說決而和也與九三壯頰有愠相反壯頰者不

和有愠者不悅周易述及本義辨證約同其說深得經意蓋九五之莧睦訓

爲笑說與九二之惕號訓爲憂懼虞注云惕懼也變爲巽故號前後相對爲

文同人九五先號咷而後笑旅九二之惕號與彖辭之孚號相上九先笑後號咷是其證也

應故九五之莧睦亦與彖傳之和悅相應也笑說卽喜樂之意

喜與慍相反古人每相對爲文

如論語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之類

損六

四之有喜既與九二之征凶相對

征凶與壯頤有慍同意

故夬九五之莧

睦亦與九三之有慍相對也

莧睦與有喜同意

學者明於此義亦可以

無疑於虞氏之說矣

莧陸當作莧睦解下

周易之莧睦與論語之莧爾其爲喜意一也今本論語莧作莞

與今本周易莧作莧其爲借字一也然論語之莞當訓爲笑貌

人咸知之而周易之莧當訓爲和說人罕從之者蓋莞下之笑

字未改爲他字故俗士亦不至於譌而莧下之睦字多轉爲陸

字故通儒尙不免於誤也孟喜本作莧陸注云莧陸獸名決有

兌兌爲羊也

孫氏堂引說文以證之云孟訓爲獸則此字當從兔足首聲不從艸見聲

案邵氏爾雅

正義及錢氏說文斟詮皆謂說文之覓卽爾雅羴如羊之羴

郭注云羴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

徐氏說文繫傳云本草注羴羊似羴羊角有文

俗作羴

陶宏景名醫別錄云山羊卽爾雅羴羊李時珍本草綱目云說文謂之覓羊音根

蓋說文止有

覓字玉篇廣韻始有羴字

玉篇云羴羊大角西方野羊也廣韻云羴野羊角大蘇頌圖經本草云山

羊一名野羊李時珍云羊之在原野者故名

字或作羴

廣韻云牛六桓列羴字云山羊細角又列覓字云同上案

覓字既象羊角則不應再加羊旁矣

又或作羴

玉篇云羴獸似羊惡也與覓訓山羊本異後漢書馬融傳注云完羴

野羊也完字書作羴與完字通蓋羴覓音近通用亦猶覓爾雅通作羴爾也

皆覓之別體也爾雅羴在

釋獸羊在釋畜

本草羊在畜部山羊在獸部與爾雅同

蓋以其有野與家之異也

周禮疏云案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陸德明云畜是畜養之名獸是毛蟲總號

然釋鳥明云四足而

毛謂之獸是畜與獸對文雖異而散文則通矣

邵氏爾雅正義云古者畜亦稱

獸鄭注天官獸醫云獸牛馬之類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
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是散文相通也 況莧

字本象羊角獮字又从羊故雖與羊之種類微別而亦可名爲

莧羊獮羊是其以獸名訓莧而謂之羊者固非無據矣然以解

他處之莧字則是而以解此爻之莧字則非也蓋夬卦上體是

兌九四爻辭云牽羊悔亡所謂羊者正取兌象虞翻注云 孟氏

釋莧字以羊其意必以爲九五與九四同是兌體九四既言牽

羊則九五之莧字亦當是羊也不知九四若不言牽羊則九五

之莧字容或可訓爲羊正惟九四既言牽羊則九五之莧字必

不可訓爲羊矣何則爻辭之取象於物者凡有二例有諸爻之

取象彼此皆同者如乾卦四言龍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五飛龍在天九亢龍

有屯卦三言馬六二六四上九皆言乘馬班如履卦再言虎六三九四皆言履虎尾姤卦

再言魚

九二包有魚九四包无魚

漸卦六言鴻

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陸

于木九五鴻漸于陸上九鴻漸于陸

小過再言飛鳥

初六飛鳥以凶上六飛鳥離之

是其例也有

諸爻之取象彼此各異者如大畜言馬又言牛言豕

九三良馬逐六四童

牛之牯六五豕之身

頤卦言龜又言虎

初九舍爾靈龜六四虎視眈眈

睽卦言馬又言

牛言豕

初九喪馬勿逐六三其牛掣上九見豕負塗

解卦言狐又言隼

九二田獲三狐上九公用

射隼于高墉之上

革卦言牛又言虎言豹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九五旅大人虎變上九君子豹變

卦言雉又言鳥言牛

六五射雉一矢亡上九鳥焚其巢喪牛于易

中孚言鳴鶴又言

馬匹言翰音

九二鳴鶴在陰六四馬匹亡上九翰音登于天

是其例也然則一卦之中

諸爻所取之象其物同則其名必同其物異則其名必異斷未

有物同而名異者也假令九五之覓字非訓為羊非取象於山

羊與九四之羊不為一物則合於取象各異之例所謂物異而

名亦異也抑或九五作覓而九四之羊亦作覓九四作羊而九五之覓亦作羊則合於取象皆同之例所謂物同而名亦同也若如孟氏之說九四九五皆取象於兌羊是其物同矣九四言羊而九五言覓是其名異矣既非物異名異之類又非物同名同之類六十四卦之中未有此例其說不可從也且大壯卦一

言羊再言羝羊

六五喪羊于易九三上六皆言羝羊觸藩

蓋羝爲牡羊

大雅生民毛傳云羝牡羊

也說

與覓爲山羊皆是羊中之一種羊字乃其總名故言羝者

必繫以羊亦同物同名之例也夫卦九四之羝羊與大壯之喪羊句法正同若九五之覓字果是山羊則當改陸字爲羊字云覓羊夬夬方與大壯之羝羊觸藩句法相類否則羝字下有羊字覓字下無羊字與物同名同之例顯相背矣況覓字訓爲山

羊則與陸字之文義不相連貫孟氏陸字注今佚不傳項安世申之云莧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其說尤屬非是周易言物所行之地者必加他字以足其文義從無但以物名地名二字連文者如乾九二曰見龍在田田卽龍所行之路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天亦龍所行之路也然必加見字在字於其句閒而不但言龍田龍天者恐其文不成義耳果如項氏之說謂陸爲莧所行之路則必于莧字下陸字上加行于二字方與鴻漸于陸句法相合否則鴻漸于陸旣不得但言鴻陸鴻漸于干鴻漸于磐亦不得但言鴻干鴻磐鴻漸于木鴻漸于陵亦不得但言鴻木鴻陵而獨謂莧行于陸可以但言莧陸有是理乎況羝羊所觸之藩且不得但言羝藩則莧羊所行之陸

又焉得但言莧陸乎原其致誤之由皆因但知莧字本義訓爲山羊而不知莧字引申義訓爲和睦故雖巧爲傳會而終覺支離也夫周易所載之字多不取本義而取引申之義如彖字本訓豕走而周易用爲彖辭之彖象字本訓南越大獸而周易用爲象傳之象豫字本訓象之大者而周易用爲豫卦之豫離字本訓離黃倉庚而周易用爲離卦之離是其證也況周易之易字訓爲簡易變易不易者乃引申之義而本義則訓爲蜥易守宮使注易者皆泥於本義而廢引申之義不亦扞格而難通乎然則莧字當用引申義訓爲和睦而不當用本義訓爲山羊其理固顯然矣若夫諸本作莧陸者多訓爲草名馬融注云莧陸一名商陸見正義及學齋佔畢所引釋文引作莧陸商一名章陸也正義及學齋佔畢引王肅注與馬注同

陸見兼明書所引又引王肅注與馬注同或名當陸見趙氏輯聞所引鄭康成注云莧陸

商陸也見釋文所引正義引作莧陸一名商陸此皆以莧陸爲一草者也荀爽注

云莧陰在上六也陸亦取葉柔根堅也去陰遠故曰陸言差堅

於莧莧根小陸根大見集解所引趙氏輯聞引董遇注云陸之爲葉差堅于莧莧根小陸根大與荀爽注

之說正同宋衷注云莧莧菜也陸當陸也見釋文所引趙氏輯聞引作莧賁陸當陸學齋佔畢

引作陸商陸也董遇注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見正義及學齋佔畢所引趙氏輯聞引董注云

前人以莧陸當陸爲二草疑莧陸乃人莧之誤或當陸二字是衍文此皆以莧陸爲二草者也子

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上柔下也見正義及學齋佔畢兼明書所引傳不言何草正義

謂其以莧陸爲一蓋以臆揣測之詞未有確據王弼注云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注不言何草正

義云注直云草之柔脆似亦以爲一同于此皆渾言莧陸爲草

子夏等也此亦以臆揣測之詞不足憑信

名而不言一草二草者也案爾雅釋草云蕒赤莧邢疏云赤莧

一名黃今莧菜之赤莖者又云遠蕩馬尾郭注云廣雅曰馬尾

蒿陸本草云別名蕩今關西亦呼爲蕩江東呼爲當陸據此則

莧與當陸判然不同且徧考五代以前諸家本草從無言莧一

名陸者

韓保昇蜀本草云莧凡六種赤莧白莧人莧紫莧五色莧馬莧也是莧雖種類不一而其名莧則同神農本草

云莧實一名莫實陶宏景云莧實當是白莧蘇恭唐本草云赤莧一名蘆皆不言莧一名陸至于馬齒莧別爲一類然亦不名

陸也亦無言當陸一名莧者

神農本草云商陸又名遠蕩本草綱目引張仲景蘇恭甄權等說皆不言

當陸一名莧陸宋蘇頌圖經本草始云俗名章柳易經謂之莧陸蓋沿諸家易注之誤

然則謂莧陸爲一

草者非也郭注引廣雅云馬尾蒿陸今本廣雅陸作陸說文無

陸字玉篇始載之訓爲蒿陸而蒿字下仍言蒿陸不言蒿陸是

陸固後出之俗字也當從郭注所引作陸觀文蕩字下云草枝

枝相值葉葉相當玉篇蕩字下引說文謂卽遠蕩馬尾蒿陸

時珍本草綱目云或云枝枝相值葉葉相當故曰當陸或云多

當陸路而生也據此則草之名當陸者本因其枝葉相當而又

生于陸路故有此名與皇草生于田中而名爲守田

郭注云生廢田中

薇草生于水旁而名爲垂水

郭注云生于水邊

正屬一例言皇草者必

曰守田不得但曰田也言薇草者必曰垂水不得但曰水也則

言遂萈者亦必曰當陸不得但曰陸矣如謂當陸與萈並言可

言萈陸假令守田與萈並言亦可曰萈田乎垂水與萈並言亦

可曰萈水平然則謂萈陸爲二草者非也周易爻辭內重言本

卦卦名者凡四卦五爻乾九三云君子終日乾乾謙六三云謙

謙君子坎六三云來之坎坎夬九三云君子夬夬及此爻所云

夬夬是也他爻或稱來或稱君子皆就人事以言之也此爻自

當作莧睦夫夫而釋以和睦方與他爻言人事者一例若作莧陸夫夫而釋以草名則無論草名之誤與不誤而既與乾乾謙謙坎坎之所言不符復與本卦九三之言夫夫者不合未免前後相背矣然則渾言草名而不言一草二草者亦非也且徧考爻辭內取象於草木者凡有三例有但言草木而不言卦名者如泰初九云拔茅茹否初六亦云拔茅茹大過初六云藉用白茅九二云枯楊生稊九五云枯楊生華坎上六云賓于叢棘姤九五云以杞包瓜是也有既言草木又言卦名而各自爲句者如否九五云休否大人吉又云繫于苞桑剝上九云碩果不食又云小人剝廬困六三云困于石又云據于蒺藜是也有草木與卦名同在一句之中者如困初六云困于株木上六云困于

葛藟是也此爻之夬夬二字既是卦名若莧陸果是草名則當以夬夬移至莧陸之上而又增一于字作夬夬于莧陸方與困于株木困于葛藟句法相合蓋既言卦名又言草名者必加一虛字以聯屬之然後語意始明否則困卦何不云株木困葛藟困乎況爻辭之言草木者三例雖各不同而其上下文必有相足相成之語以申明其義則無不同未有單舉草木之名而無他字以聯屬之者也若此爻單舉草名則他卦之言苞桑碩果蒺藜者何以不單舉其名乎言茅茹白茅枯楊叢棘杞瓜者又何以不單舉其名乎然則釋莧陸爲草名者無論其爲何草及以爲一草二草皆與周易爻辭之例不合荀氏謂五體兌爲莧

三體乾爲陸

集解引荀注云莧謂五陸謂三兩爻決上故曰夬夬也五體兌柔居上莧也三體乾剛在下根深故

謂之雖亦取證於卦象然所訓既有未安則取象未免牽合其

說未可從也至於釋文引虞注云莧蕢也陸商也

或作莧其也

趙氏

輯聞引虞注云莧蕢學齋佔畢引虞注云莧蕢也陸商也皆誤

以他人之注爲虞氏之注其失甚矣

經解鉤沈以釋文輯聞學齋佔畢所引虞注列于集

解所引虞注之前未免眞僞倒置二十一家易據集解所引而斥其餘爲誤其說是也

要之作莧陸而釋

爲獸者既拘文牽義而失之於鑿作莧陸而釋爲草者又望文

生義而失之於疏惟作莧陸而釋爲和悅者始協於文義而與

爻象相合也後之言易者折衷於虞注而參以惠氏張氏之說

庶乎古義復明不至沿前人之誤解也夫

與成美卿書

美卿仁兄先生閣下承示大著禹貢班義述斷限謹嚴體例完

密校讀一過欽佩殊深惟是管見所及似尙有當補者爰條列以覆焉地理志宏農郡上雒注旣言禹貢雒水出冢領山又言熊耳獲與山在東焦氏鄭注釋云上雒熊耳蒙上禹貢雒水言其說甚確大著云漢志之冢領熊耳獲與皆禹貢之熊耳是尊意固以漢志上雒之熊耳卽禹貢之熊耳矣然僅列入雙行述義而單行班注則有雒水而無熊耳自序內但辨盧氏之熊耳而未標上雒之熊耳似宜酌增此外有蒙上省文者亦須覆檢此其當補者一也溝洫志云於是禹曰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醜二渠呂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此數語敘述北過泇水之故較諸地理志引桑欽之言更爲詳覈西域傳贊云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

上威服致其貢物也此則依經義以論時事尤爲卓然不磨大
著既述班義則凡班氏之說禹貢者無論紀志表傳皆得載入
單行注中不必限於地理一志今溝洫志第附見於大陸既作
之下而西域傳則未經援引此其當補者二也賈捐之傳云捐
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呂三聖之德地
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
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案此數語雖非班氏自言
未可臚入單行注文之內而既爲班書所錄不妨載於雙行述
義之間他卷有稱引禹貢字句者仿此此其當補者三也白虎
通社稷篇云社者土地之神也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
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此

卽禹貢土五色之義姓名篇云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皋陶
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
子氏祖以元鳥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此卽禹貢
錫土姓之義白虎通雖合眾人之議論而成然實爲班氏所輯
其中與禹貢有關者均須錄入述義此其當補者四也文選班
氏西都賦云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李注云山海經曰華首之山
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毛詩曰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
山終南也後漢書本傳載此賦太作泰章懷注與選注略同今
案西都賦所言之太華終南雖非專說禹貢之太華終南然亦
可援爲旁證卽班氏所撰各文之內有稍涉禹貢者俱可采綴
於雙行述義之中較諸引後人之書似爲親切此其當補者五

也地理志序引禹貢沛河惟兗州師古曰沛本濟水之字從水
步聲河東郡北屈注云禹貢壺口山在東南應劭曰有南故稱
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於南屈師古曰屈音居勿反
卽晉公子夷吾所居並合登諸述義以申釋班氏之指由是類
推凡各家之注漢書可證禹貢文字之異同輿地之沿革者其
書係專述班氏之義非泛言地理者可比必須逐條悉載此其
當補者六也禹貢至於衡漳疏云衡古橫字地理志云清漳水
出上黨沾縣大陂谷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震
澤底定疏云地理志云會稽吳縣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周
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云具區
卽震澤則浸藪爲一今案沾水出壺關班氏本有此語疏說是

也具區卽震澤班氏實無此言疏說非也然是者固可因以引
申非者亦必加以駁正略舉二則其餘可知此其當補者七也
鄭康成注禹貢多引地理志其中有與班志異者王氏西莊尙
書後案云蓋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閒與班氏不同則非班書卻
多與續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
云明帝詔伏无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
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
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焦氏里堂禹貢
鄭注釋云鄭注引地理志往往舉東漢郡邑之名以易之此古
人引書之法取當時之名明志之地卽今之某地也王本謂鄭
所引地理志非班志乃伏无忌黃景所作非也二說迥殊宜並

引之而折中於一是他如胡氏朏明之禹貢錐指孫氏淵如之
尚書今古文注疏往往論及班義其說與王氏焦氏或同或異
宜一一臚列而決其是非此其當補者八也王氏十七史商榷
云案禹貢山水班載之者分三等但稱禹貢者蓋博士所習今
文家說云古文以爲云云者此孔壁中所得孔安國說有不稱
古文並不著禹貢者蓋以目驗著之錢氏竹汀廿二史考異云
地理志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逆當作迎迎逆聲相近義亦
不異宋子京改迎爲逆於義雖通終失班氏之舊又三史拾遺
云案志稱古文者十一皆古文尚書家說與水經所載禹貢山
澤所在無不脗合相傳水經出於桑欽欽卽傳古文尚書者則
水經爲欽所作信矣郡縣閒有與西漢互異者乃後人附益改

竄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篇本古文家相傳之學而欽引以附
水經之末今案商榷考異拾遺三書足以疏通班義者不少錄
之不厭其詳而錢氏獻之地理志斟注乃專門名家之學亦以
多引爲善此其當補者九也困學紀聞云地理志禹貢桐柏大
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禹貢集解云今
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輿地廣記
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然則
禹貢集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閻百詩云陵似當作浦屠氏繼
序云水經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閻氏謂淮陵當作
淮浦是也今案雜記說部文集之類凡有羽翼班氏禹貢之義
者亦應旁搜博采卽困學紀聞一節可例其餘此其當補者十

也至於字句之間有獻疑之處別書於後以俟裁定

有字訓狀物之詞說

王氏經傳釋詞云有狀物之詞也若詩桃夭有蕢其實是也他皆放此案有字訓狀物之詞者詩中以有蕢其實爲最先見之句故王氏舉此以槩其餘今以全詩考之如此例者正復不少毛公桃夭傳云蕢實貌貌字與狀字意本相近皆形容之詞凡詩中之有字傳箋以貌字釋之者皆當訓爲狀物之詞如邶風柏舟云寤辟有標狀拊心之貌也傳云標拊心貌新臺云新臺有泚狀新臺之鮮明也傳云泚鮮明貌衛風淇澳云有匪君子此句篇內五見狀君子之文章也傳云匪文章貌碩人云四牡有驕狀四牡之壯也傳云驕壯貌又云庶士有暵狀庶士之武壯也傳云暵武壯貌唐風杕杜云有杕之杜

此句本篇兩見有杜之杜狀杜之特生也傳云杜特生貌秦風小戎云

蒙伐有苑狀蒙伐之文也傳云苑文貌豳風伐柯云籩豆有踐狀籩

豆之行列也箋云踐行列貌小雅伐木亦云籩豆有踐箋云踐陳列貌賓之初筵云籩豆有楚傳云楚列貌有楚

與有踐同義小雅伐木云釃酒有萁又云釃酒有衍皆狀釃酒之美

也傳云萁美貌又云衍美貌杜杜云有睨其實狀杜之實也傳云睨實貌六月

云其大有顙狀四牡之大也傳云顙大貌采芑云路車有奭狀路車

之赤也傳云奭赤貌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詩之有奭同義小弁云有

濯者淵狀淵之深也傳云淵深貌大東云有饒簋飴狀簋飴之滿也

傳云饒滿盛貌又云有捄棘七狀棘七之長也傳云捄長貌下文云有捄天畢傳云捄畢貌正

義云上言捄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周頌良耜云有捄其角傳云社稷之牛角尺箋云捄角貌案角尺之牛較諸角捄

角齒栗之牛則其角為最長詩之言有捄者凡三義雖微別然其為狀物之長貌則無不同也大田云有渰萋

妻狀雲之興也

傳云滄雲興貌

頰弁云有頰者弁

此句篇中三見

狀皮弁之貌

也

傳云頰弁貌

魚藻云有莘其尾狀魚尾之長也

傳云莘長貌

又云有那

其居狀王居之安也

箋云那安貌

白華云有扁斯石狀乘車之石也

傳云扁扁乘石貌

何草不黃云有芄者狐狀狐之貌也

傳云芃小貌貌

大雅縣

云皋門有伉狀皋門之高也

傳云伉高貌

周頌載見云條革有鴈狀

條革之金飾也

箋云鴈金飾貌

有客云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

傳云萋苴

敬慎貌

載芟云有噲其饁狀饁者之眾也

傳云噲眾貌

魯頌有駉云有

駉有駉

此句篇中三見

狀馬之肥彊也

傳云駉馬肥彊貌

閟宮云松桷有梲狀

松桷之大也

傳云梲大貌

商頌殷武云松桷有梲狀松桷之長也

傳云

梲長貌

覲其文義皆與有贊其實正同而傳箋以貌字釋有字亦

與贊實貌之訓均相符合是其以有字爲狀物之詞可無疑義

矣又案以傳箋之例考之毛鄭以貌字釋詩者固為形容之詞

即以然字釋詩者亦多為形容之詞

古書然字多與貌字同義禮記檀弓質質然來鄭注

云目不明之貌孟子公孫丑上篇望望然去之趙注云慚愧之貌是然字與貌字皆形容之詞也

故詩中之有

字傳箋以然字釋之及傳箋既以貌字釋之又以然字釋之者

亦當訓為狀物之詞如邶風擊鼓云憂心有忡狀心之憂也

傳云

憂心忡忡然

谷風云有洸有潰狀君子之武怒也

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靜女

云彤管有煒狀彤管之色赤也

傳云煒赤貌箋云赤管煒煒然

鄭風女曰雞鳴

云明星有爛狀星之明也

箋云明星尚爛爛然

小雅正月云有苑其特狀

苗之秀特也

箋云阪田崎嶇境角之處而有苑然特秀之苗案箋以苑然特秀解有苑蓋訓有字為狀物之詞非

訓為有無之有苑柳篇兩言有苑者柳箋云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彼箋以苑然茂盛形容有苑亦訓為狀物之詞非訓為有

無之有與此箋正同也

何人斯云有覲面目狀面目之姤也

傳云覲姤也箋云姤然有

面目案箋以姑然釋有覲蓋訓有字桑扈云有鶯其羽狀扈羽

之文章也傳云鶯然有文章下章有鶯其領魚藻云有頌其首

狀魚首之肥大也傳云頌大首貌箋云既得隰桑云隰桑有阿

此句篇中三見狀桑枝之美也傳云阿然美貌箋云又云其葉有難狀

桑葉之盛也傳云難大雅皇矣云臨下有赫狀臨下之明也箋

赫然卷阿云有卷者阿狀阿之曲也箋云有大陵卷然而曲案

訓有字為狀物之詞雲漢云有嘒其星狀星之眾也傳云嘒眾

非訓為有無之有也順天而行韓奕云有倬其道狀道之著明也傳云有倬然之道

然著明復禹之功者案傳以有倬然解有倬箋以有倬然著

明解有倬蓋皆訓有字為狀物之詞非訓為有無之有也又

云籩豆有且狀籩豆之多也箋云其籩常武云有嚴天子狀天

子之威也傳云嚴周頌載芟云有厭其傑狀苗之特美也傳云

然而威

言傑

苗厭然特美也商頌那云庸鼓有數萬舞有奕狀鼓之盛舞之閑也傳云

數數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云其聲鐘鼓則數數然有次序其

干舞又閑習案箋以下有字為又上有字為有無之有兩句之

中前後異義與全詩之例不合長發云九有有截狀九州之整

齊也箋云九州齊一截然上章云海外有截箋云截爾整齊殷武云有截其所箋云截然齊壹截爾與截然同義皆狀邦

國之整齊也此皆傳箋本有明文顯然可證者也若夫詩中之有字

本是狀物之詞傳箋或訓釋未明或解說偶誤而本篇之有字

及他篇之有字彼此互相發明可據以正誤補闕者尙可得而

言焉召南采蘋云有齊季女狀季女之敬也傳云齊敬也有齊

狀士之武也耶風匏有苦葉云有淵濟盈狀水之深也傳云淵深水

水深猶有卷之狀阿曲也又云有鷺雉鳴狀雉之聲也傳云鷺雉鳴猶有鷺

之狀扈谷風云中心有違狀中心之離也傳云違離也有違狀

羽也

之憂也箋云違律徊也至將離別其心新臺云新臺有洒狀新

能何然訓雖與傳小異而義實相同也

臺之高峻也傳云洒高峻也上章傳云此鮮明貌有

鄭風東門

之墀云有踐家室狀家室之淺也

傳云踐淺也有踐之狀室淺猶有槌之狀柄長也

齊

風南山云魯道有蕩

此句本篇兩見載騶篇四見

狀魯道之平易也

傳云蕩

有蕩狀路之平易猶有倬狀道之著明也

幽風東山云有敦瓜苦狀瓜之專專也

傳

敦猶專專也有敦之狀其專猶有杖之狀其特也

小雅六月云有嚴有翼狀王師之威

與敬也

傳云嚴威嚴也翼敬也有嚴有翼之狀其威與敬猶有

有為有無之

采芑云有瑒蔥珩狀蔥珩之聲也

傳云瑒珩聲也

有其說非也

猶有鶴之斯干云有覺其楹狀楹之高大也

傳云有覺言高大

猶有舄之狀柄大也箋訓覺為直與傳異義然室中之楹未有不直若但言楹直不言楹大無以見室之美當從傳說為是大

雅抑云有覺德行傳云覺直也案有覺德行與有覺其楹文義正同當從彼箋訓覺為大彼傳訓覺為直與此傳不合彼箋云

有大德行蓋亦訓有覺為狀德
行之大非訓為有無之有也 正月云有皇上帝狀上帝之大

也說文云皇大也有皇狀上帝之大猶有嚴狀天子之威也大
雅云皇矣上帝與此句同義傳箋訓皇矣為大是也訓有皇

為君大東云有冽沆泉狀沆泉之寒也 傳云冽寒意也有冽之
非也 狀水寒猶有淮之狀淵

深也賓之初筵云有壬有林狀禮之大且眾也 傳云壬大也廣雅

壬有林狀禮之大且眾猶有數有奕狀樂之盛且閑也集傳云

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其說得之蓋上文云以洽百禮百

禮既至其稱之曰百禮者明乎其大且眾也毛訓壬為大其說

最確而訓林為君則非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

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案諸侯雖為一國之君然

當其獻禮於天子之庭則固列藩之臣也衛武公以諸侯入為

卿士作此詩述天子之祭禮豈得稱諸侯為君乎毛鄭不知此
句兩有字乃狀物之詞非為有無之有故望文生義而失其本

旨隰桑云其葉有沃狀桑葉之柔也又云其葉有幽狀桑葉之
黑也 傳云沃柔也幽黑色也上章其葉有難傳云難然盛貌何

草不黃云有棧之車狀役車之行也 傳云棧車役車有棧之狀
役車猶有輿之狀路車也

疏云有棧是車狀其說是也 大雅桑柔云旗旐有翩狀旗旐之不息也

傳云在路不息也有翩之狀不 崧高云有傲其城狀城之善也

說文善也有傲之狀城善猶有仇之狀門高也傳云傲作也箋云召

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皆訓傲為作案上句云召伯是營

言召伯作城郭及寢廟也此句云有傲其城言城郭成而善也

下句云寢廟既成既成貌貌言寢廟成而美也若訓有傲為有

作則寢廟但言成而不言作城郭但言 周頌敬之云學有緝熙

作而不言成文義未備其說未可從也 周頌敬之云學有緝熙

千光明狀學之明也 大雅文王云於緝熙敬止彼傳云緝熙光

明也此句毛公雖無傳然亦必訓為光明矣有緝熙狀向學之明猶有赫狀臨下之明也鄭箋亦訓緝熙

為光明然謂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則誤以學者之光明

為教者之光明又誤以有字 周頌載芟云有飴其香又云有椒

其馨皆狀酒醴之馨香也 傳云飴芬香也椒猶飴也有飴有椒

之狀酒香猶有莢有衍之狀酒美也

魯頌閟宮云閟宮有恤狀閟宮之清靜也 傳云恤清靜也有恤

之狀其 整齊也 商頌長發云有震且業狀其危懼也 傳云業危也案爾雅釋詁云震懼也

業既訓危則震當訓懼危與懼意本相因正義述毛謂湯未興以前國弱而危懼是也有震且業之狀其危懼猶有萋有苴之狀其敬慎也鄭箋云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既誤訓震字爲威有字爲有無之有又增子孫討惡諸字以釋業字之義其說未免迂曲當從毛傳爲正此則傳箋之所未及而可比例以求者也

又以韓詩考之抑風谷風云有洸有潰韓詩說云潰潰不善之

貌新臺云新臺有灌有灌卽有灌之異文韓詩說云灌鮮貌衛風淇澳云

有邠君子有邠卽有邠之異文韓詩說云邠美貌也小雅魚藻云有頌其

首韓詩說云頌眾貌大雅縣云皋門有閼有閼卽有閼之異文韓詩說云

閼盛貌以上所引諸條俱見釋文商頌殷武云旅楹有閑薛君韓詩章句云

謂閑然大也此條見文選注毛鄭皆不釋有閑之義王肅及正義訓爲大貌其說蓋本於韓詩是詩中

之有字說韓詩者或以貌字釋之或以然字釋之蓋亦以爲狀

物之詞與毛傳鄭箋同意益足徵王說之確至於王氏經義述

閨訓詩句中之有字亦多以爲狀物之詞如小雅車攻云會同

有釋

毛傳云釋陳也王氏云訓釋爲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釋蓋盛貌也此承上文赤芾金舄而言

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釋釋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數毛彼

傳曰數數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

句曰釋釋盛貌釋數驛並通凡言節南山云有實其猗傳云實

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驛爲盛貌也節南山云有實其猗滿猗長

也箋云猗猗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狀

谷使之齊均也王氏云訓猗爲長無所指實猗谷旁倚何得卽

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實其實有爲其羽有略其翬

有猗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讀

爲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葢楚篇猗難其枝卽隰桑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魯頌閟宮篇實實枚枚傳云實實廣大

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大雅桑柔云大風有

隧有空大谷

傳云隧道也箋云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

隧有空大谷空谷之中王氏云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

注曰衝隧也據此則古謂衝風爲隧風隧之言迅疾也有隧形

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

傳曰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先言

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耳猶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習習

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崔嵬亦以爲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谷周頌

載芟云有依其土箋云依之言愛也婦人來饋饌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王氏云依之言殷也馬融

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依亦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即上文所謂侯

疆侯以也鄭箋依訓爲愛殆失其義矣又云有略其耜傳云略利也王氏云有噴皆形容

之辭又云有實其積箋云有實實成也王氏云謂露積之庚其形實實然大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

抵如京良耜曰積之粟栗其崇如商頌烈祖云有秩斯祐傳云

壙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失之也箋云有此王天下之常福王氏云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祐猶

之有扁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賈子禮篇云祐大福也狀其大則曰秩矣王氏或以貌字釋有字或以然字釋有字或以形

字釋有字或即以狀字釋有字且謂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其

說與經傳釋詞正相表裏蓋古人之作詩本多形容之詞詩序云情

動於中而形于言又云後人之釋詩亦多形容之詞爾雅釋訓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一篇多釋

詩邵氏正義云俾諷誦者擬諸形容得古人順敘之意毛公之釋詩名故訓傳關雖正義云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訓道形故詩句中之有字當訓爲狀物之詞者隨在皆有學者容也必明乎此然後有字之義始旁達而無礙矣乃世之淺人不知有字是形容之詞故於詩中之有字往往求其解而不得遂欲妄改經文以逞其臆說豈非不明古訓者必致穿鑿之弊哉傳箋重言釋一字說

臧氏經義雜記云十三經中惟毛傳最古而最完好其訓詁能委曲順經不拘章句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因歷舉毛傳爲證見二十三卷毛傳文例最古條下二十八卷將其來施條下所引亦有數條又臧禮堂補引一條錢氏養新錄所說與臧氏略同亦引毛傳鄭箋爲證見卷一以重言釋一言條下案二

家所云互有詳略然以全詩考之尙不止此今錄二家所已引

者復益其所未引者以申明毛鄭說經之例焉邶風擊鼓云憂

心有忡傳云憂心忡忡然此條臧氏所引王風中谷有蓷云條其歎矣

傳云條條然歎此條臧氏所引鄭風野有蔓草云零露漙漙兮傳云漙

漙然盛多也此條錢氏所引陳風宛邱云坎其擊鼓傳云坎坎擊鼓聲

此條臧氏所引鄭風匪風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云發發飄風非

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此條臧氏所引又云匪風漂兮傳

云漂漂無節度也蓼蕭云零露漙漙兮傳云漙漙然蕭上露貌白

華云有扁斯石傳云扁扁乘石貌以上三條皆錢氏所引大雅生民云后

稷呱矣傳云后稷呱呱然而泣桑柔云旗旐有翩傳云翩翩在

路不息也周頌振鷺云振鷺于飛傳云振振羣飛貌此經文本

一字而毛傳重言者也召南殷其雷云殷其雷箋云猶雷殷殷

然邶風靜女云彤管有煒箋云赤管煒煒然衛風碩人云碩人

其頤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頤頤然此條錢氏所引鄭風女曰雞

鳴云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尙爛爛然丰云子之丰兮箋云面貌

丰丰然此條錢氏所引豳風東山云零雨其濛濛箋云歸又道遇雨濛濛

然又云敦彼獨宿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小雅節南山云式

月斯生箋云言月月益盛也正月云亦孔之炤箋云甚炤炤易

見雨無正云俾躬處休箋云使身居安休休然楚茨云苾苾芬孝

祀箋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陽桑云陽桑有阿箋云枝條阿阿

然長美大雅生民云克岐克嶷箋云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

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行葦云敦彼行葦箋云敦敦然

道旁之葦雲漢云有嘒其星箋云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

嘒然韓奕云爛其盈門箋云爛爛粲然鮮明且眾多之貌周頌
有客云有萋有苴箋云其來威儀萋萋苴苴商頌那云溫恭朝
夕箋云其禮儀溫溫然恭敬此經文本一字而鄭箋重言者也
邶風柏舟云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亦汎汎其流
箋云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此條錢氏所引谷風云有汎有潰傳云
汎汎武也潰潰怒也箋云君子汎汎然潰潰然衛風氓云泣其
笑矣傳云泣泣然笑箋云則泣泣然笑我芄蘭云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傳云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則悸
悸然行止有節度以上三條臧氏錢氏俱引王風邱中有麻云將其來施傳
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此條臧氏所引
今本作將其來施施臧氏据顏氏家訓所引江南本改正大雅雲漢云蘊隆蟲蟲傳云蘊蘊

云嘒嘒杳杳相對談語

此條臧氏錢氏俱引

大雅生民云實穎實栗傳云

栗其實栗栗然是其明證夫單文與重文義既不殊則詩經單

文而傳箋重文亦無足怪矣況作詩者本多形容之詞

詩序云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又云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故凡一字不足以形容者必重言以形容

之如關雎云關關雎鳩葛覃云維某妻某其類甚多不可枚舉

因而毛鄭之釋詩於詩中本

止一字者亦往往重言以申明之蓋重言謂之訓訓字本有形

容之義

詩關雎疏云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訓道形容也邵氏爾雅釋訓正義云古者重語皆為形容之詞

俾諷誦者振諸形容得古人順敘之義故自為一篇

故詩人單言之而傳箋重言之者與

釋詁釋言單言之而釋訓重言之者其例正同

郭氏釋訓注云悠悠俾俾不丕

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重語邵氏正義云諸訓已見釋詁釋言而古人有重言者故舉以例其餘其未舉者可以類推

然則毛鄭之釋詩固為深得詩人之意而臧氏錢氏之釋傳箋

亦可謂深得毛鄭之意矣

惟臧氏引秦風黃鳥云愔愔其慄慄云慄慄懼也此則未免有誤案傳中

慄慄二字岳本作愔愔正義述傳

又案前漢之王吉實治韓詩

見漢書儒林傳

其本傳云吉上疏諫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

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

此條臧氏所引其所謂

說者即韓詩之說夫經文但云發兮而說曰發發經文但云揭

兮而說曰揭揭與毛傳所云發發飄風揭揭疾驅之語彼此相

同是經文本一字而注家重言以申明之者韓詩亦有此例不

獨毛鄭爲然矣樂記載子夏之言曰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

此條臧氏所引詩

但言肅而子夏釋之則曰肅

肅詩但言雝而子夏釋之則曰雝雝是以重言釋一字者自子

夏已然不自漢儒始矣淺人不知此例乃據注中之重文而改

經中之單文爲重文何其誣妄之甚耶

臧氏歷引毛傳以證經重文而傳一字之例其

誣甚卓然其解衛風碩人其碩云玉篇頁部引作碩人碩願據

鄭箋知詩碩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此則未免千慮一失十

三經校勘記駁之云玉篇依箋疊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碩人碩願之本也釋文其碩其機反可證

記云考經文一字傳箋疊字者多矣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尙爛

爛然等是也經籍纂詁凡例云邶風谷風有洸有潰毛傳云洸

洸武也潰潰怒也周頌肅雝和鳴樂記云肅肅敬也雍雍和也

皆長言申明之義茲並纂入其說與臧氏錢氏之說正相符合

後之讀詩者亦可以知所折衷矣

與劉叔俛書

叔俛二兄大人閣下接奉賜函承示欲撰毛詩釋例此乃有功

古人之作至於經典中發明數事足徵讀書有識欽佩寶深猥

蒙雅意拳拳殷勤下問敢卽其所知者姑妄言之以就正焉足
下謂秦風道阻且右右卽周字引唐風生於道周韓詩周作右
爲證此說最確攷有杕之杜首章云生於道左次章云生於道
右左與右語意本屬相類毛傳云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鄭
箋云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夫道左之陽旣宜休息
則道右之陽不宜休息可知道左之杜特生者人尙不休息則
道右之杜特生者人更不休息可知蓋晉武不求賢以自輔君
子不歸其涼薄之心日甚一日故次章之言道右較首章之言
道左者其意愈深也蒹葭篇首章云道阻且長言其路之遠次
章云道阻且躋言其路之難末章云道阻且右言其路之曲語
意亦屬相類鄭箋云右者言其迂回也雖不破字而所釋最得

詩意蓋唐風之周字當作右毛傳云周曲也既與上章左字不相類秦風之右字當作周毛傳云右出其右也又與上章長字躋字不相類未免兩失之矣足下謂孟子引詩以御於家邦御當訓進而斥趙注訓享爲非此說亦是攷孟子上文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及字皆有進意下文云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又云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二推字亦有進意故御字必訓爲進始與文義相符若訓爲享則與舉斯心加諸彼句既不相涉而與天下可運於掌句尤不相應矣焦氏亦知當訓爲進而回護趙注未免依違其間不知所謂進者固以一己之德推諸天下國家而非以天下國家之福享諸一己也若夫左傳遇水適火服注云兆南行適火雖未明言適字何解然

玩其語氣亦有訓敵之義則惠徵君之說固有所本矣詩白茅包之包與誘爲韻白當讀如浮音近人言古韻者皆謂包聲孚聲古本同部黃春谷先生則謂包與孚原係一字所著字說中言之最詳然則從包之字皆當讀如孚音可無疑矣至於足下謂周書庸庸與黜黜同當訓爲敬則弟竊以爲不然康誥庸庸祗祗威威連言某氏傳云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王氏西莊尙書後案云宣十五年左右傳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杜預訓爲用可用敬可敬亦與傳同若威威以爲刑可刑則非也下文文王敬忌鄭云祗祗威威是則威爲畏忌意當爲畏可畏解孫氏淵如尙書今古文注疏云威與畏經典通用杜義本古書說則威威當爲畏可畏也二說最爲允當蓋經傳中之疊字有上下同

義者如肅肅爲敬。離離爲和。是也有上下異義者。如善善爲好。其善惡惡爲嫉。其惡是也。親其親者。謂之親親。長其長者。謂之長長。賢其賢者。謂之賢賢。貴其貴者。謂之貴貴。其例爲人所共知。則用可用者。謂之庸庸。敬可敬者。謂之祗祗。其義亦屬可通。似未可斥爲迂曲。況古人引書。雖閒有斷章取義。而訓詁要不甚相遠。若庸字本離之假借。當訓爲敬。而羊舌職獨以一己之意。改訓爲用。恐東周時大國之名臣。未必武斷至此也。襄三十二年。傳云。圻人以時填館宮室。孔疏云。使此泥屋之人。以時泥塗客館之宮室也。乍讀之。文義似有未安。然上文云。繕完葺牆。李涪刊誤云。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字葺牆。以書之峻字。雕牆爲比。段氏懋堂駁之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

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耶據此說推之則館宮室三字連文未始不可解也小雅大東篇終日七襄丁酉歲學使祁公觀風鎮江曾出此題丹徒友人某舉以見詢弟答之云說文襄字下曰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解衣者有除去之義引而申之凡物之除去者皆謂之襄爾雅釋言訓襄爲除是也除乎此者必復乎彼又引而申之凡物之反復者亦謂之襄毛傳訓襄爲反者從引申之義也說文解驤字云馬之低昂也驤字從襄字得聲古人多假襄爲驤故襄亦有駕馬之義鄭風大叔于田云兩服上襄鄭箋云上駕者言爲眾馬之最良也爾雅釋言云襄駕也郭注引堯典懷山襄陵爲證鄭箋訓襄爲駕者從假借之義也二家之解皆本諸古訓未可偏非但如毛說

訓襄爲反則終日之間星辰七去七反恐不若是之速孔疏申之云終日歷七辰至夜而回反理雖可通然經文本無辰字未免添設不若鄭說之爲得也此一時率意之言未可據爲定論望足下察之

通義堂集卷二

思賢講舍

儀徵劉毓崧伯山著

周官周禮異名考

漢書藝文志禮類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顏注云卽今之周官禮也隋書經籍志載馬鄭等人之注沈重等人之疏皆冠以周官禮孫略之駁難陳劭之異同評亦冠以周官禮蓋隋以前儒者援引此書雖多言周禮不過隨俗從省之詞至於著作標題則未有不言周官者至唐賈氏作正義始定爲周禮而後人沿之殊不知周禮本羣經之通名周官乃其一耳左氏昭二年傳云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鄭賈皆以爲文下之象辭周公所作杜注

云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疏云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此周易春秋可稱周禮之證文十八年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注云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疏云謂制禮之時有此語爲此誓耳在後作九刑者記其誓命之言此周書可稱周禮之證文二年傳云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此周詩可稱周禮之證矧儀禮亦周公所制是周禮之名尤當分屬諸儀禮豈周官所得而獨擅者哉若夫書之周官眞古文久逸

今所傳者乃僞古文東漢時尚未出也鄭大夫父子以此六篇當之其說早爲康成所駁賈氏引鄭元序云按尙書盤庚康誥說命秦誓之屬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誥命之語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無庸復贅一詞矣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上篇

禮記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康成據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左氏宣五年正義云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鄭元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今按郊特牲上文有冠義之語正義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故云冠義據此則郊特牲本引古冠義之文故鄭君言冠義不言郊特牲也賈服釋左氏隱八年傳鄭公子忽逆婦嬀先配而後祖以爲禮齊而未配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

始成昏

左氏隱八年傳云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

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有正義引賈注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禮記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故議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後儒多不

謂然以爲別無可證今按先廟見後成昏之禮見於列女傳者

莫著於宋恭伯姬

列女貞順傳云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

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春秋於成公九年特書伯姬歸於宋季孫行父如宋命於伯姬

致女三傳之舊注皆主此義

春秋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

正義引服注云謂成昏公羊傳云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何注云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成婦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徐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歸道故曰所以彰其潔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穀梁傳云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

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楊疏引徐邈注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今按列女傳云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此徐說所本蓋子政所治春秋本穀梁家也其下文云還復公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云云與左傳合又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與公羊傳合是此事本兼采三傳也顧氏廣圻列女傳攷證云不肯聽命不見三傳蓋采他書也此未考服注何注徐注而止據杜注范注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列女貞順傳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耳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其事雖未載於春秋然所述送女之誠詞與穀梁桓三年傳略同是

必穀梁家相傳古義而子政采之也

列女貞順傳云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醢房之中結

其衿縞誠之日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敬之東階之上日必夙興夜寐無違命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日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縞父母之言謂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日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日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日謹慎從爾父母之言今按說苑修文篇述諸侯親迎之禮云夫人受

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
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列
女傳與說苑並出于政之手所述
送女誠詞蓋穀梁家之緒論也
以左傳考之魯僖公十八年

齊孝公卽位二十七年齊孝公薨

左氏僖十八年傳云夏五月宋敗齊師於韞立孝公而還

二十七年傳云夏齊孝公薨

孝公既卽位乃立孟姬爲夫人覈其時代在鄭

婦嬀之後宋伯姬之前伯姬所配者宋公孟姬所配者齊侯其
位皆諸侯夫人而所行如此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
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嬀所配者公子忽其位在諸侯夫人之
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之上而所行若彼則鍼子所譏先配後祖
者非無說矣春秋文公四年夏逆婦姜於齊穀梁傳以爲責其
成禮於齊范甯范邵復申明其說謂譏公而兼貶夫人
穀梁傳云其曰
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其不言
氏何也夫人與有貶也范甯注訓非爲責又引其從弟邵云夫

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

夫不待反魯廟見而遽在齊成

昏較諸公子忽反鄭成昏更為非禮不特與宋伯姬相反抑且

與齊孟姬迴殊宜其為議禮者所責也然則觀於春秋褻伯姬

殺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嬀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

禮不同於士之昏禮固確然有憑矣

左氏隱八年正義云按昏禮親迎之夜在席相連是

士禮不待三月也今按賈服所言者大夫以上之昏禮非士之昏禮也正義所言殊嫌詞費

若夫尚書言禹

娶塗山辛壬癸甲據鄭康成注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

而為帝治水則是娶後始受治水之命安見其非先廟見後成

昏乎

尚書正義云娶於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事也今按禹本崇伯之子其娶塗山氏當至崇國行廟見

禮斷非就妻家成昏若後世贅壻之事正義之說是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此既娶以後禹往治水塗山氏歸甯母家之事耳吳越春秋卷四云禹三十未娶行到塗

山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嬀此因呂氏春秋之語從而附會其說非實事也卽如某氏傳以爲已嘗治

水輟事成昏

某氏傳云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正義云

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今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當洪水時以治水爲急故特改新昏不使之條而謹守君言不宿之戒鄭注以爲旣成昏始受命其說是也公羊哀三年傳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當治水時以王事爲急故旣娶猶過門不入豈未娶而輟事成昏某氏傳以爲先治水後成昏其說非也今姑就傳說言之亦不過出自一時權宜其不俟廟見而成昏正猶舜之不告父母而先娶所謂非常之事不可以常禮論也何得執此而謂大夫以上之昏禮本若是哉左氏隱八年正義云禹娶塗山四日卽行也今按正義不知賈說合於古禮又不知某氏傳所言禹事係變禮而非常禮惟知曲徇杜注而反謂賈說爲謬不亦僣乎至於諸家釋先配後祖者鄭仲師以祖爲祭饌鄭康成以祖爲

祫道杜元凱以祖爲出告祖廟其說均有未安

杜注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

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其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云鄭眾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按昏禮婦既入門卽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元以祖爲祫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按傳旣言入於鄭乃云先配而後祖甯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沈氏欽韓幼學堂文稿先配而後祖解云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貴爲國君世子且爲有禮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已在鄭必灼然於耳目者乃蹉咨於誣祖耳胡爲追按前此之過舉成事後之清議若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語貶絕而待鍼子之定論也

沈氏欽韓以祖爲反告祖廟雖較

他說爲長

沈氏左傳補注云聘禮大夫之出旣釋幣於廟其反也復告至於廟忽受君父醮子之命於廟以逆其婦

反而不告至是爲墮成命而誣其祖又先配而後祖解云蓋禮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義况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失在不先告至將傳宗廟之重於廟而情跬步之勞於祖已卽安伉儷焉是爲輕其祖也

然逆婦不反告祖廟其過較輕成昏不先見祖廟其過較重鍼

子不應捨其所重而譏其所輕沈氏既述反國告至之儀而兼

及廟見成婦之禮

沈氏左傳補注云徑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又先配而後祖解云鍼子曰不爲夫婦是則

孔子未成婦之義也

仍不越賈服範圍之外特於大夫以上之昏禮未經

詳駁故爲此游疑兩可之言耳

沈氏先配而後祖解云不知賈所謂三月之內將築別宮而居

之抑在奧而不說纓也若謂大夫以上與士異經典無文以明

之今按禮記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卿大夫本有

別宮可知天子諸侯之多別宮更不待言何必以更築別宮爲

問又何必以衽奧不說纓爲疑至於大夫以上昏禮與士昏禮

異其說見於春秋三傳亦不得以爲經典無文沈氏左傳補注

引玉篇集韻之饒女以解春秋三傳之致女是據俗禮以改古

注與列女傳所言不符其說未可從也

俞氏變力持祖道之說委曲附會以求通

俞氏癸巳類稿先配後祖義云計忽在陳三日則配已三日矣
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言忽不當成昏
於陳當以親迎日卽行苛辭晉之以誣道神爲誣其祖者春秋
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公名元孔烝鉏
筮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葬齊歸公不惑晉
史趙曰必爲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鍼子說祖史朝

說元史趙說歸不爲典要一也今按占驗可以斷章取義典禮不可以斷章取義俞氏此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且自來釋左傳者於鍼子均無貶詞而俞氏獨以爲不忠君命未免好爲異論其說雖墨守康成然康成注

禮記坊記卽引伯姬歸宋季孫致女以證恐事之違婦不親夫

是先廟見後成昏之禮鄭君固嘗援據之矣禮記坊記云昏禮

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

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

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其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今按說

文云親至也鄭注以不親夫釋不至蓋親可訓至至亦可訓親

所謂不親夫者卽列女傳所謂伯姬不肯聽命是鄭君之意固

以致女爲成昏矣其兼言孝舅姑者蓋以善事夫者必能孝於

舅姑故連類及之耳要之坊記言恐事之違鄭注言恐其有違

猶孟子言無違夫子皆以事夫之禮爲主與土其以祖爲祖道

昏禮言夙夜無違命無違宮事其義一而已矣乃駁五經異義之詞

詩魏風葛屨正義引駁異義云昏禮之暮詩魏風葛屨正義引駁異義云昏禮之暮

義此條原文雖無可考然駁異義主當夕成昏之說則異義必

主先廟見後成昏之說蓋許君受業賈侍中異義多從其說也

禮記曾子問正義云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較左傳正義所引鄭說互有詳略疑皆駁異義之語蓋異義謂三月成昏故以祖爲廟見致女爲成昏此從賈注而援此證也駁異義謂當夕成昏故以祖爲祖道致女爲致孝此不從賈注而斥此證也合禮記左傳兩疏所引鄭說與詩疏所引鄭說參互考之可見駁異義之大指矣近之人輯錄駁異義者但采詩疏所引不采禮記左傳兩疏所引蓋因其未標駁異義之名也然致女成昏之禮三傳舊說彼此相同鄭君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三書皆不應牽涉及此若謂非駁異義之語則將以爲何書之語耶與禮注迴殊係早年未定之特無明文爲證止可附錄於後耳

論當以禮注爲正也禮記王制正義引駁異義云周禮所謂皆衛耳陳氏壽祺異義疏證云先鄭注周禮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今之正衛之制是也然鄭君周禮太宰九賦注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時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則周禮注不以征爲胥徒與駁異義自異也據此是駁異義在前注禮在後

故鄭司農之說駁異義從之而周禮注不從之也然則駁異義作於早年其中固有未定之論矣况服子慎左

傳注多與鄭君不謀而同鄭君因己所注者未成遂出稿以相

贈世說新語卷三文學門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

元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安知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其注先配後祖不亦如坊記注改從賈注而與服注適相合歟

試思三國時陸公紀之女鬱生貞節與齊孟姬宋伯姬相埒姚

德祐上表於吳主稱其侍廟三月婦禮未卒三國志陸績傳注云績於鬱林所生

女名曰鬱生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

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

侍廟三月婦禮未卒則是先廟見後成昏漢以後尙有行之者矣豈可不

加鞫究而輕議古禮也哉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中篇

古人昏禮士以下無致女之儀而大夫以上有之其事賁於春

秋其辭載於曲禮

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

也此其辭也正義云唯及大夫不及士者士卑故也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云納女猶致女也今按納女之辭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而士庶人無之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則當夕成昏故有致女不致女之殊非第以位尊位卑之別也

士以下無反馬之法而大夫以上有之其事見

於左傳春秋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

送女留其送馬謙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正義引何休左

氏膏肓言禮無反馬之法又引鄭元箴膏肓云主人乘墨車從

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

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

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

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其象著於易爻歸妹六三爻辭

注云震爲反反馬歸也三失位四反得正張氏惠言虞氏易禮

云反馬者震爲馬故以四之三爲女家之馬二之四反之也

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

曲禮鄭注云壻不親

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

反馬者夫家之禮不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

致女是也

馬杜預宣五年左傳注云高固遂與叔姬俱甯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正義云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行耳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然則大夫以

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

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

左氏宣五

年傳正義引箴膏肓云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今按士昏禮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說本此又考左傳上文云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注云留公強成昏據此是結昏之時本不以禮則成昏之期未必如禮其先廟見後成昏與先成昏後廟見均未可知而三月祭行然後反馬則大夫以上之昏禮本若是矣縱使成昏之期已改而反馬之禮猶存譬諸告朔之典已虛而餼羊之事猶在尙可藉是以推明古制考證舊章也故無論

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

左氏宣五年傳正義云曾子問篇篇

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鄭元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

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

馬也反馬與留車相對爲文鄭康成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

馬壻之義也左氏宣五年傳正義所引其發明禮意最精誠以留車者備其

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詩召南鵲巢正義云夫人之嫁自乘家

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儀禮士昏禮正義云何彼穠矣

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

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女嫁留其車可知以此鄭箴膏肓言之則

知大夫以上嫁女自以其車送之若然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

乘其車箴膏肓以爲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不

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也左氏宣五年正義云至三月

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必俟反馬以後乃爲婦

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

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出

左氏宣五年傳正義云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新歸於夫反馬乃成爲婦

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又云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

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
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
蓋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
得去夫白虎通嫁娶篇云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

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夫名已定則無可更
移婦道未成則深虞捐棄先王之制此禮其用意實有數端一

則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在父母家皆有姆教禮記內則云女子十

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所謂女師傳姆阿保者並嫗習禮儀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

毛傳云師女師也正義云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南山
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傳姆同處則傳亦婦人也說文云娣女師

也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段氏玉裁云按列女傳華孟姬
楚昭伯嬴傳皆言保阿內則篇喪服經注皆言可者鄭云可者

賤於諸母謂傳姆之屬既教於未嫁之先白虎通嫁娶篇云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

蓋可者即阿阿即娣也儀禮士昏禮云姆纓笄宵

人之道也女必有復教於既嫁之後衣在其右鄭注云姆年五

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詩周南葛覃正義云鄭
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

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
至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 然而寒素者多斂抑

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以下之女其聞教易於信從大夫以上之

女其聞教難於聽受易教者固當致慎難教者尤必求詳是以

臨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由也

禮記昏義云是以古者婦人先

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鄭注云謂與
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
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正義云天子當
言王宮今經云公宮知兼天子者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宮爾非
謂諸侯公宮也詩葛覃箋云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正義云
此後妃莘國之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
女嫁前三月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但嫁前三月
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白虎通嫁娶篇云與君有緦麻之親
者教於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
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
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 初嫁三月教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
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

上所特異也

顏氏家訓教子篇引俗語曰教婦初來蓋古語也

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

皆取已滿一時可以有成之義二者正相表裏

儀禮士昏禮正義云必三月者

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白虎通嫁娶篇云禮昏經曰教於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

蓋欲使

爲女者知姆教不率則婦禮不成既豫儆以待見祖廟之嚴必

先循其公宮宗室之訓庶幾將嫁之時有帝乙歸妹之禮義

六

五爻辭云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後漢書荀爽傳載其對策引此二語而釋之曰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

困學紀聞引京氏易傳云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

必以禮義方嫁之日有周室王姬之肅離

詩召南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離王姬之車序云美王

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也鄭箋云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

正義云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

既嫁之初有齊女莊姜

之修整

列女傳云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情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

日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乃作詩砥礪女之心以高節以爲

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今按此與詩序閔莊姜無子之說不同蓋本於三家詩雖不合於左傳然據其所言足見已嫁者仍當奉教於傳母矣而教女之禮於是

乎備矣一則以慎擇婦之禮也古者舅姑爲子擇婦極其慎重

將聘必審其家世

大戴禮保傳篇云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

之閨離禮之冠昏易之乾〰皆慎始敬終云爾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三族輔之

今按新書胎教篇與此略同蓋編禮記者卽采自賈子耳其所引易與禮記經解所引略同蓋易之逸文也

既娶必

察其性情

白虎通嫁娶篇云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惟是士以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

惟是士以

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

有關乎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禮記昏義云質明贊見婦於

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

鄭注云成其爲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

此士以下之昏禮

昏義下文云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饌

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鄭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正義云此卽士昏禮也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卽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體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今按以士昏禮考之舅姑卒食之後婦餞其饌婦餞之後媵御餞其饌既已徹饌餞餘若再行饗婦之禮未免重複無義士昏禮之饗婦必在盥饋之次日無疑其不言厥明者從省文耳觀於下文云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鄭彼注云凡饗速之賈疏云凡速者皆就館速之既曰就館速之則必另是一日不與饗婦同日可知其不言異日者亦省文耳否則成昏之次日婦見舅姑贊醴婦婦盥饋餞餘其儀節甚多若饗婦復於是日饗從者又於是日吾恐禮數則煩煩則怠而日力亦不暇給矣況昏義所言特豚實指士禮鄭注謂容大夫以上乃疑而未定之詞不必蓋當夕卽成昏故次日卽成婦也通典卷九十九載陳泥也云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舅姑之辭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敬又未烝嘗豈聞今人以爲非妻乎又記曰婦共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婦順設有婚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成矣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

義也鄭注云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行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於廟即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止是一此大夫以上之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昏禮曾子問下文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成婦也今按所謂女未廟見而死係指大夫以上既廟見乃成昏者而言故不稱婦而稱女若士以下先成昏後廟見者昏之次日見於舅姑即為成婦縱或未廟見而死亦不歸葬於女氏之黨矣蓋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大夫以上贊醴婦婦盥饋餒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禮記昏義謂贊醴婦為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為明婦順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為以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其必至三月者欲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情行於廟見之後性之賢江氏永禮記訓義擇言云疏謂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乃可以事神亦不然古人之意蓋欲遲之一時觀其婦之性行和於夫宜於室人克成婦道然後可廟見而祭禰大夫則有反馬之禮前此猶留其送馬有出道焉未廟見而死則有

殺禮歸葬如下章之云豈止俟天時改哉胡氏承拱求是堂文集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夫三月廟見然後成婦者先王所以重責婦順之道何休公羊注云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此所以絕驕縱之萌成肅離之德故三月而後致女三月而然後妻可以事夫禮記昏義云婦順者順於夫鄭注云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接君子虞氏歸妹六三爻注云兌進在四見初進之初在兌後故反歸以娣張氏惠言虞氏易禮云三之四正位則初亦正而應之象女反馬婦可以奉宗廟昏禮記所謂三月然後祭行者歲有四時之祭率三月一舉婦之廟見依於時祭時祭必有主婦薦豆且亞獻有諸婦助祭所取而為冢婦也舅存則從姑舅沒則姑老而婦即為主婦所取而為眾婦也亦必從壻姑若宗婦故必於時祭之先擇日行之而後可以與於祭壻可以見外舅姑儀禮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得為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疏云亦如三月婦廟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見外舅姑又云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未得祭祀故未敢相見也而擇婦之禮於是乎成矣一則以全出

妻之禮也古者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

秋而禮有七出之文用免維家之索

左氏莊二十七年傳云凡諸侯之女嫁曰歸出曰來

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於某文十八年傳云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大戴禮本命篇云婦有七去列女賢明傳云且婦人有七見去公羊莊十七年傳注云婦人有七棄白虎通諫諍篇云婦有七出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禮記荅問云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婦以人合者也

可制以去就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嫁曰歸出亦曰歸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此未喻先王制禮顧士以下門楣罕貴出妻者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閥

之意也

閥多崇出妻者其情難處先王知其然也故易於出者使之先

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蓋欲未昏時熟議去留則既昏後免貽尤悔其有未成昏而見出者仍得以處子更適他人則於嚴峻之中仍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

者雖指隱其過失而言

白虎通諫諍篇云夫妻相為隱平傳曰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此為隱之

也然施諸尚未成昏者則彌見其確切觀於歸妹上六為宗廟

之爻其爻辭所云承筐无實剝羊无血即係未廟見成昏而被

出之事故不言夫婦而言士女

歸妹上六爻辭云女承筐无實士剝羊无血張氏惠言虞氏易

禮云上宗廟爻也此象盛饌非祭禮士以特豚并菜諸侯之禮其剝羊歟筐所盛則亦菜也言无實无血者謂二五不易位則

陰不從陽无以奉宗廟承祭祀故稱女不稱婦明失婦順也今按鄭康成本周易筐作匡儀禮特牲饋食禮疏引鄭注云宗廟

之禮主婦奉匡米詩魏風葛屨正義引鄭注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據此是承筐本指祭禮則剝羊亦指祭禮可知張氏謂此

象盛饌稍有未審然其解釋稱女不稱婦之故則深得經義與鄭注三月祭行之語互相發明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

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楊注云士者未娶妻之稱此張說所本

蓋娶妻者本求其助事宗

廟禮記祭統云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

之本也出妻者亦斥其不共粢盛禮記雜記下云妻出夫使人致

也

使某也敢告於侍者良以妻之事夫義合則爲宗廟主禮記哀公問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

聖之後以爲天地義離則與宗廟絕儀禮喪服傳云出妻之子爲母期絕族無施服賈疏

云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綴今出則與族絕故云絕族也詩衛風河廣正義云母出與廟絕若被出者不俟

廟見成昏則本未主宗廟案盛何必更言與廟絕乎是以出妻

當遠送詠於風詩白虎通嫁娶篇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

輿今按邶風谷風篇云不遠伊邇薄送我輿毛傳云輿門內也

鄭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遠推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據此則出妻本有相送之禮且不當止送於門內矣

出妻必遜詞載於雜記雜記下云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鄭注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絕

正義云禮尙謙退不欲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自歸無論成昏未成昏皆循此禮而未成昏者較諸已成昏者更爲得宜

可謂仁義兼全情法兩盡既不至匿瑕含垢亦不至隙末凶終

而出妻之禮於是乎定矣要之士以下無世祿大夫以上有世

祿詩大雅文王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

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按尚書世選爾勞論語曰繼

絕世世謂卿大夫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

也無世祿者居必狹隘罕有異宮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

按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有世祿者居必寬

宏且多別館春秋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公羊傳云主王姬者

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何注云謂女公子也知當築夫人之下

羣公子之上今按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

門鄭注云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

之舍則已卑矣據此則女子本有異宮卿大夫以上新婦未廟

見成昏者無妨居女姑女叔之宮非若王姬下嫁無異宮者成

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且士庶人嫁娶多遲而

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

禮記昏義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古者

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許君謹按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范氏穀梁文十二年傳注云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錫年十九至十六此又士大夫之禮楊疏云謂喪服所言多陳士大夫之禮猶不待二十明諸侯以上早娶禮在不疑也通典卷五十九男女婚嫁年紀議云三十二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卽眾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婦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婚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嫁娶遲者成昏於當夕則無遲暮之憂嫁娶早者成昏娶矣

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之昏禮所以與士昏禮不同萬氏斯大儀禮商云說者曰古者三十而有室五十服官政乃爲大夫大夫亦不當有昏禮有之備改娶耳愚謂先王之制仕者世祿不世官足知卿之子孫卽食卿之祿大夫之子孫卽食大夫之祿既食卿大夫之祿卽行卿大夫之禮固不必身爲卿大夫也大夫之有昏禮曷足怪若以爲備改娶不思昏屬嘉禮聖人豈豫爲不祥之目哉然則大夫何以無冠禮曰成人之始固不得而揆之人情固非窒礙而難用也後世未昏之婦而假之也童養於夫家者士以下頗多而大夫以上甚少與古人畱車反

馬之禮情事迥殊故有以男女長成室廬湫隘無深宮固門之隔至經年累月之久而遷延未昏者此乃流俗之所行非古禮之所許矣乃議者不責流俗之失而反以古禮爲疑是又烏知禮意也歟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下篇

禮記仲尼燕居云不能詩於禮繆鄭注云繆誤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由是言之詩與禮本相貫通明乎詩意者卽知禮意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其禮仍當取證於詩矣周南關雎序云后妃之德也今按詩中三言荇菜謂祀宗廟所用之菹其言流之采之芼之謂嬪御助后妃以共祭事

關雎次章云參差荇菜左右流

之毛傳云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闕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鄭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其荇菜之菹必

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四章云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鄭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五章云參差荇菜左右芼之毛傳云芼擇也鄭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正義云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其言琴瑟鐘鼓謂后不親采采蘋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

祭宗廟時上下之樂皆作關雎四章云琴瑟友之毛傳云宜以琴瑟友樂之鄭箋云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五章云鐘鼓樂之毛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鄭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正義云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耳其四言窈窕淑女明其行祭之前尚未成昏其特言君子

好逑明其行祭之後可以配匹關雎首章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言后妃有閟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鄭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姚仲虞先生一經廬文鈔關雎傳說云疏以傳為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竊謂傳以淑女指后妃疏說非毛旨也序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夫唯言后妃有閟雎之

德乃宜配君子能事宗廟垂以爲法而列冠篇首爲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者也豈后妃求淑女之謂乎今按爾雅釋詁云仇雠
敵妃知儀匹也妃嬈也郭注云詩云君子好仇相偶嬈也邵氏
晉涵正義云大雅文王有聲云作豐伊匹毛傳匹配也詩疏引
孫炎云相求之匹也引某氏云詩曰天立厥妃毛詩妃作配傳
云配嬈也是妃配二字古通用君子好仇周南孔疏云詩仇作
述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據郭邵所言推之述與仇同妃
與配同述仇妃配皆訓爲匹詩言君子好述故序言宜配君子
好述與宜配其義一也禮記細衣引詩云君子好仇鄭彼注訓
仇爲匹是也詩箋訓仇爲怨非也然則二章四章五章所言窈
窕淑女並與君子有敵偶之意鄭以淑
女爲眾妾不若毛以淑女爲后妃矣
匡衡說齊詩關雎君子
好仇謂后夫人奉神靈之統能致其貞淑然後可配至尊而爲
宗廟主釋其語意蓋言能奉神靈乃能配至尊與毛詩之義相
合

漢書匡衡傳云衡上疏曰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
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
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今按儒林傳云：后蒼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是衡所謂聞之師者，即齊詩之說也。由是言之，天子之后妃固先行祭，後成昏矣。召南采芣序云：

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鄭箋云：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禮記射義云：采芣者，樂

夙夜在公。今按詩中兩言采芣，謂祀宗廟所用之菹。采芣首

以采芣于沼于沚。毛傳云：芣，幡萑也。于以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鄭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芣菜者，以其

言公侯之事。公侯之宮謂祭祀公侯之宗廟。采芣首章云：于以

傳云：之事祭事也。鄭箋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正義云：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意也。大章云：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毛傳云：宮，廟也。其言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者，謂助祭

之始視濯鬯而至廟中。采芣毛傳云：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

早也。鄭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

既饗之事正義云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
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盥即此所
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饗饔饔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
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既饗饔饔之事也特牲宗人視濯
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
夕無事所以以下人君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
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其言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謂
則大宗伯視濯濯王后不視矣
助祭之餘釋祭服而反燕寢采蘋三章毛傳云祁祁舒遲也去
夫人釋祭服而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
歸者自廟反其燕寢正義云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
燕寢夫人被即周禮之次儀禮之髮髻婦人服之於新嫁之初
常居之處
采蘋三章鄭箋云主婦髮髻正義云此主婦髮髻在少牢之經
箋云禮記曰者誤也今按儀禮少牢饋食禮云主婦被錫鄭彼
注云被錫讀爲髮髻此周禮所謂次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緹
綱鄭彼注云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天官追師云掌王后之
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彼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
髻服之以見王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凡諸侯夫人於其國
衣服與王后同合觀三注王后見王服次則夫人見國君是故
亦服次可知士妻初嫁服次則夫人初嫁亦服次可知

將助祭之時夫人服次以視濯鬯方助祭之頃夫人服副以執

豆籩采繁三章正義云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也至於既

離廟中將反燕寢若在日常日但服纁笄而玆必服次還歸者以

其將成昏禮周禮追師鄭注云王后之燕居亦纁笄總而已賈疏云案士冠禮纁長六尺以韜髮笄者所以安髮

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

也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纁

笄詩齊風雞鳴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傳云東方明則夫人

纁笄而朝正義云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日纁

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

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纁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

依據而言今按夫人每日旦朝君亦係燕見而非禮見以周
禮注疏及毛詩傳疏參互考之后妃燕見於王夫人燕見於君
則當服纁笄后妃禮見於王夫人禮見於君則當服
次至於成昏尤最重之禮其相見必當服次無疑 蓋能奉宗
廟之祭斯能稱夫人之職耳由此言之諸侯之夫人亦先行祭
後成昏矣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今按詩中言采芣

采薇謂以供宗廟祭祀之鉶羹

草蟲次章云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毛傳云蕨鼈也正義云蕨鼈

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文選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注引毛詩義疏云蕨山菜也三章云陟彼南山

言采其薇毛傳云薇菜也正義云陸璣云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蕨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

祀今按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鄭注云滑莖莖之屬賈疏云按土虞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

用葵冬用荳鄭注云荳莖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荳此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土虞記解之云之屬者

其中兼有葵也據此是薇可芼鉶羹則蕨亦可芼鉶羹矣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蕨瀹爲茹滑美如葵據此則蕨與葵品味相

近葵可滑鉶羹則蕨亦可滑鉶羹矣鄭注以滑爲莖莖之屬蕨與薇皆莖莖之屬也禮記內則以枌榆與莖莖並言足證之屬

二字所包 其三言未見君子謂初嫁三月之前尚未成昏慮其

者廣矣 被出 草蟲首章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毛傳云忡忡猶衝衝也

母正義云若不當夫氏爲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今按次

章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毛傳云忡忡憂也亦憂其被出歸宗

也三章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毛傳云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傷悲雖因相離而生然實由於未見君子毛公言歸

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蓋因雖
嫁而尚未成昏故憂其被出耳其
三言亦既見止亦既覲止謂

新嫁三月之後既已成禮可不歸宗
草蟲首章云亦既見止亦

止辭也覲遇降下也鄭箋云既覲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

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南父母故心下也次章云亦既見

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毛傳云說服也三章云亦既見止亦既

覲止我心則夷毛傳云夷平也今按心說心夷與心降相近而

與心憂心傷心悲相反因既見君

子而成昏則不至於被出歸宗耳蓋采薇采蕨之時猶未行祭

見止覲止之際方始成昏是祭之禮行於前昏之禮行於後此

即毛傳所謂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亦即序所謂大

夫妻能以禮自防耳鄭箋以未見爲在塗既見爲同牢而食因

謂采蕨采薇爲在塗所見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既見

謂已同牢而食也言我也我采者在

塗而見采蕨采者得其所欲得猶

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然而采蘩於沼沚采蘋於南

湖采藻於行潦皆非在塗所見則采蕨薇於南山亦非在塗所

見可知況所謂未見者言未見其接待非未見其容儀誠以親迎已見容儀不待同牢之際成昏乃見接待非指同牢之時草正義云按昏義云婿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未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今按正義以未見爲未見接待非謂未見面目其說是矣然仍從鄭說以未見爲在塗時既見爲同牢時其說非也若同牢卽可謂之接待則親迎亦可謂之接待何得謂在塗時未接待乎若謂未見君子指不親迎者而言非指未成昏者而言則凡當夕成昏者縱被出歸宗亦必待至次日斷無初至時卽不同牢之理何必以未同牢爲憂旣同牢遂不憂乎然則詩言未見君子者卽賈氏左傳注所言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成昏蓋雖同牢而食尙未同室而居此三月之中無事不當相見故必俟采蘋薇以供祭之後始見接待於君子也由此言之卿大夫之內子命婦又先行祭後成昏

矣采蘋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

祭祀矣鄭箋云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

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禮記射義云采蘋者樂循法也鄭注云謂采蘋曰于以采

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今按詩中言采蘋采藻謂將嫁之先

祭女所出祖也而既嫁之後祭夫所出祖可循其法度焉采蘋首章

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毛傳云蘋大蒲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鄭箋云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

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其言盛之筐筥湘之錡釜謂將嫁之先薦

鉶羹於女氏之廟也而既嫁之後薦鉶羹於夫家之廟可循其

法度焉采蘋次章云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毛傳云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

曰釜鄭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漚之中是鉶羹之芼其言奠之宗室尸之季女謂將嫁之

先主祭於母家大宗之廟也而既嫁之後助祭於夫族大宗之

廟可循其法度焉

采蘋三章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傳云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

尸主齊敬

此教成主祭之禮牲不用牢而用魚

采蘋首章鄭箋云古者婦人先

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正義云成婦順以上皆昏義文今按禮記昏義祭在上芼用作芼之以鄭注云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經義述聞云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謂三月教成乃祭女所出之祖而告之故曰教成之祭其祭以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與正祭之用牲牢者不同召南采蘋箋全用此文而云教成之祭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引昏奠不在室奧而在牖下

采蘋三章毛傳云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

牖下鄭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正義云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王肅以爲設之於奧奧卽牖下自云述毛非

傳旨也又經典未有以與爲屬下者矣

設奠不使主婦而使季女

采蘋三章毛傳云古之將嫁女

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箋云主設奠者季女則非禮女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

祭禮主婦設奠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棗盛蓋以黍稷正義云以土昏禮云饗

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少牢

無主婦設奠之事此宗子或爲大夫其妻不必設奠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奠因特牲有主婦設奠之義故據以言之知俎

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其棗盛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與成

婦助祭之禮不同然而季蘭主祭之日其齊明忠信已昭

采蘋三章

毛傳云蘋藻薄物也濁潦至賈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正義云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

二十八年左傳清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濁谿沼沚之毛蘋藻蒹藻之菜筐

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蘋采藻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爲說

故傳歷則新婦助祭之時其柔順潔清必著

采蘋首章鄭箋云蘋之言賓也藻之言

言澡也婦人之行尙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正義云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澡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左傳曰女鬢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取早起戰栗修治王肅謂此篇所陳皆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爲戒明矣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雖但言爲婦助祭不言爲女主祭於詩中大義得其偏未得其全而與小序所云能循法度鄭箋所云能循爲女時所學所觀均不相背蓋大夫之妻雖已嫁而三月之中尙未成昏故不稱命婦而稱季女足證敎成之祭與成婦之祭實相表裏爲女時學祭禮爲婦時行祭禮先行祭後成昏耳采蘋小序箋云女子十年不出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蘩豆菹醯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正義云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禮相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然則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之皆爲婦當知之采蘋與草蟲相連皆言卿大夫之妻彼此可以互證而草蟲多言成昏以後采蘋止言成昏以前故說者謂當從儀禮齊詩移

采蘋於草蟲之上也

詩譜正義云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

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王氏應麟三家詩攷引曹氏詩說云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丁儉卿先生詩攷補注云考之漢書后蒼作齊詩又傳儀禮十七篇則儀禮之先采蘋或齊詩之學曹氏之說有自來矣

若夫采

蘋所言敎成之祭固專言卿大夫之家然推之天子諸侯其敎女尤當如此則關雎采蘋之義亦不妨援證於采蘋矣要之蘋

蘩蒹藻之爲菜左氏本有明文薇蕨之爲菜亦見於傳注而苡

菜之語更顯著於詩詞則諸篇所詠菜名當卽廟見時所奠筭

菜士昏禮鄭注疑其菜用莖

士昏禮云乃奠菜鄭注云蓋用莖賈疏云鄭知菜蓋用莖者舅姑存

時用棗栗股脩義取早起肅栗治殿自脩則此亦取謹敬因內則有莖苴枌榆供養是以疑用莖故云蓋也

夫莖本

莖蕒所用薇蕨蘋藻亦莖蕒所用莖可爲奠筭之菜則薇蕨蘋

藻亦可爲奠筭之菜至於苡蘩疏家謂用以實豆非用以莖蕒

關雎次章正義云按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苢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采蘩首章正義云知蘩不爲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遵卽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苢菜之苢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苢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然蘋藻旣皆用以苢羹季女設之不以薦事爲重與此異也

則苢蘩未見止能實豆卽使止能實豆而供苢羹者旣可以供奠筭則供實豆者亦可以供奠筭蓋苢菜蘋蘩蕒藻薇蕨采之者兼備廟見助祭之用廟見時用之於奠筭助祭時用之於實豆苢羹均是用菜特有先後之序耳是故廟見時所奠筭菜士之妻用董卿之內子大夫之命婦用蘋藻蕨薇諸侯之夫人用蘩天子之后妃用苢其尊卑次第觀於詩而顯然可知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其禮更炳然足據矣況乎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百兩將之百兩成之可以證畱車之事

鵲巢首章云之子于歸百

兩御之毛傳云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箋云御送也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次章云之子于歸百兩將之毛傳云將送也三章云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毛傳云能成百兩之禮也鄭箋云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正義云言送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言秣其駒可以證反馬之儀漢廣次章歸言秣其馬三章云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毛傳云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鄭箋云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正義云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或亦宜有也惠氏周惕詩說云昏義壻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微其辭也又左傳有反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爲言若箋言禮餼則納徵無用馬者詩人言此亦贅矣蓋鄭康成每喜引禮以箋詩爲鄭學者不妨援詩以釋禮也觀於此而益信孔子閒居所謂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者洵千古言詩言禮之準則也夫

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

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欲覈其禮之得失者必析其義之是非新
例獨子許其兼祧或以大宗子兼祧小宗或以小宗子兼祧大
宗或以小宗子兼祧小宗其制似爲古禮所無而其義實爲古
書所有然近時議禮者每有異詞或謂古人闔族共一大宗非
各支立一大宗抑知大宗之體統有定而大宗之人數無定故
有謂大宗止有一人者此杜預之說通典卷七十三引晉杜元
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大宗是故百代不
遷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大宗而說者
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爲祖或云命妾
子爲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又引傳純曰杜氏以
爲始封之君別
子一人爲祖
有謂大宗不限人數者此賀循之說通典又引
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爲一
宗之祖也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爲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

謝徵注曰母弟於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爲庶故也
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卽上所謂別子爲祖也賀公答庾
元規曰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爲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
百代不遷之宗鄭元亦曰大宗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
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
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傳純云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謂每
公之子皆別也范宣曹述初皆與賀說相同而不從杜說通典又引晉
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答曰其士大夫
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
以爲別子各宗其嫡子以爲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
後百代不遷之宗者也所以舉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
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爲小宗故特舉
嫡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稱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
嫡庶耳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
之宗道成故重釋也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其士大夫之嫡者
此爲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爲大
夫者各祖別子爲始祖各宗其嫡爲大宗嫌庶子小宗之後猶
不得爲嫡故通稱以明之後代皆應同正也今按范氏曹氏所
引其士大夫之嫡者係禮記大傳之語其上文云爲其士大夫
之庶者宗近儒以宗字屬下句讀非也今按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

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鄭注云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亦以爲祖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釋鄭君之意士大夫之始來及始爵者尙得爲別子則凡諸侯之公子自嗣君以外無論嫡庶長幼皆得爲別子不獨始封之世子母弟乃得爲別子足證大宗不限人數而非止有一人矣況乎大宗小宗之分由於兩相對待而所謂對待者亦隨時變遷故后稷不啻有別子而公劉言君之宗之則當以公劉爲大宗而邵幽之別子皆爲小宗

大雅公劉篇云君之宗之毛傳云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正義曰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今按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然則族人不

敢稱公劉以大宗者尊尊之誼公劉自願爲族人之一大宗者親親之恩二者並行不悖孫毓但據國君不統宗以駁毛公誤矣

周公魯公爲宗國而泰伯於宗室爲長則當以泰伯爲大宗而

東魯之宗國仍爲小宗

哀公十三年左傳云吳人曰於闚室我爲長

此大宗有時而

稱小宗也繼高祖之小宗對繼曾祖之小宗則爲大繼祖之小

宗對繼禰之小宗則爲大此小宗有時而稱大宗也然則有兼

祧之禮以觀其會通則古人所謂大宗者今人固當實指爲大

宗古人所謂小宗者今人亦可借稱爲大宗矣或謂大宗不妨

間代立後何必獨子兼祧抑知昭穆相當者禮之常而間代立

後者禮之變故有謂大宗可間代立後者此劉寶之說

通典卷八十八

引晉劉寶曰喪服云爲人後者三年爲人後者或爲子或爲孫故經但稱爲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以通人無貴賤爲人後者用此禮也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故聖人稱情

以定制爲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今按徐氏乾學憤
園集立孫議以此條爲庾純之說蓋因通典上文引晉侍中庾
純云云健庵偶未細檢故有此誤耳有謂大宗不可間代立後者此王儆之說通
又引晉王儆難劉寶曰爲人後者以當收族而嚴宗廟也必以
同宗支子擇其昭穆之倫而立之不得高祖無子而立元孫之
序荀太尉秩尊其統宜遠親廟有四今立孫但得祭祖而何琦
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將恐於爲厲故知非立後之道也何琦
與劉寶說同通典卷九十六引晉何琦議以爲卿士之家別宗
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而庾
尼琦從父以孫紹族祖荀顗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而庾
蔚之駁之通典卷九十六又引宋庾蔚之謂間代取後禮未之
比王儆亦與劉寶說同而尙書參議又駁之下詳見今按儀禮喪
服云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疏引雷次宗之語
不言間代立後疏曰雷氏云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
人不定或後祖父或通典引雷氏之語稍有詳略亦不言間代
後曾高祖故闕之也

立後

通典卷八十八引雷次宗曰但言為人後者文似不足下章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當言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今

關此五字以所後者或為祖父或為高曾繁文不可不備設言一以包二則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也

徐氏乾學

但據通典無所後父早卒之言而未檢覈儀禮疏遂若雷氏主

間代立後之說而雷氏固無此意也

徐氏作立孫議主間代立後之說蓋因其舅氏願亭

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為孫也今按亭林先生與李霖瞻書

云猶子衍生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為子而崑山從弟子

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為殤兒之後車氏守謙願亭

林先生年譜云所抱者即洪慎之子宏佐本先生立為殤子詒

穀之後先生之治命也而衍生立為子亦先生初意且相隨五

六年並為之授室以至於視舍飯恩義亦非泛常據此則亭林

先生兩後並立固未嘗捨從子而專立從孫亦未嘗置殤子而間代立後無庸附會於雷氏之說矣然徐氏言各

親其親為人之同情間代取嗣權而不失經不悖於先王之道

則可謂深知禮意者矣

徐氏立孫議云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為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

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

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爲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
憾乎音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庾
爲顗後荀氏潁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子者
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
也惟庾蔚之謂間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常情
準之則必喟然發寤以爲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
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庾
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母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庾
蔚之雖以間代立後爲非然其論爲後於異姓而本宗乏嗣者
宜以子後其本生父仍不外乎間代立後之說蓋窮於勢之無
可如何故不得已而出此耳通典卷六十九引宋庾蔚之曰神
族爲後若己族無所取而養他人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
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絕
嗣者便當還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
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
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然而間代立後究不如獨子兼祧蓋出
間別立室以祀之是也
繼異姓而本宗乏嗣者止可令其子分嗣而已身不可兼祧此

不得不間代立後者也出繼同姓而本生乏嗣者既可令其子
分嗣而已身仍可兼祧此不限於間代立後者也然則有兼祧
之法以彌其闕陷則小宗且不必間代立後而大宗更不必間
代立後矣或謂小宗之子可以出繼大宗而不可以兼祧大宗
抑知小宗之子兼祧大宗者由於大宗無子小宗止有一子故
有謂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者此戴聖之說通典卷九十六引漢石渠議大宗無
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無
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
後大而班固從之白虎通卷一下云爲人作子何小宗可以絕
宗以尊祖重不何休亦從之何氏公羊莊二十三年傳注云小宗
絕大宗也有謂大宗可絕小宗不可絕者此聞人通漢之說通典又引漢
通漢云大宗有而范甯從之通典又引晉范甯云夫嫡子存則
絕子不絕其父而范甯從之奉養有主嫡子亡則烝嘗靡寄是

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已暢矣不應復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許猛亦從之通典又引晉或問許猛云為人後時之明文也答曰喪服傳曰嫡子不得後大宗言大子雖重猶不奪已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子不絕父之後本家無嗣於義得有謂大宗小宗皆不可絕者此田瓊之說還出後者還本追服通典又引魏劉得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而范汪從之通典又引晉范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既明大宗不可以絕則支子當有繼祖是無父者也今按所謂支子者小宗嫡子之次子也所謂繼祖者繼小宗之祖也所謂無父者其父出繼大宗故小宗關一庾蔚之亦從之通典卷六十九引宋庾蔚之曰若已族世也按庾氏所言係寄養於他族者尙不絕其本族則出嗣於大宗者必不絕其小宗此雖未見明文固可默會其意矣今按儀禮喪服傳云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

諸儒謂大宗不可絕者據此語爲證也又云故族人以支子後
大宗嫡子不得後大宗諸儒謂小宗不可絕者據此語爲證也
禮記服問引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準此以推
知君子不絕人之後亦不可絕後也然則小宗兼祧大宗者大
宗固不可絕而小宗亦不可絕矣或謂大宗之子不當出繼小
宗亦不當兼祧小宗抑知大宗之子兼祧小宗者由於小宗無
子大宗止有一子故有謂大宗支子不得出繼小宗者此曹述
初之說有謂大宗支子不妨出繼小宗者此張湛之說通典卷九十六
引晉博士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爲小
宗立後張湛謂曹曰若如前議則兄弟以子相養者代代有之
此輩甚眾時無議議蓋同繫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己子非南齊
犯禮違義故也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代成制由來故事江敦以大宗之子出繼小宗旣而因大宗無人復還其本是時

僕射王儉議以敦之幼子繼小宗爲孫此就張湛之說而推之也尙書參議駁荀顗何琦兄孫可以爲後之論此就曹述初之說而演之也南齊書江敦傳云初宋明帝勅敦出繼從叔憇爲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允嗣所寄唯敦一人傍無眷屬敦宜還本若不欲江憇絕後可以敦小兒繼憇爲孫尙書參議謂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敦還本今按禮記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家詔使自量立後者而近之也使謂弟子當出繼大宗而兄子不當出繼小宗則是兄可視弟之子猶子而弟不可視兄之子猶子矣先王制禮不若是之偏也儀禮喪服傳云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使謂大宗當取嗣於小宗而小宗不當取嗣於大宗則是小宗乏財者大宗尙恤其窮而小宗乏嗣者大宗不憫其

絕矣先王制禮不若是之愬也然則大宗兼祧小宗者大宗既有子則小宗亦不啻有子矣然猶有可諉者曰諸儒之中遠者不過魏晉近者不過宋齊似非舊典也則請以漢代儒家深通舊典者言之後漢書伏恭傳云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無子以恭爲後夫恭爲伏生裔孫世傳經學涉歷兩漢四百餘年當代儒林推爲盛族後漢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闕云趙氏翼廿二史劄記云今按周秦以來世以儒術著者自以孔聖之後爲第一其次則伏氏此一家歷兩漢四百年亦儒學之最久者也湛父理及湛黯兄弟皆宿學名儒恭亦克紹家風不忘舊緒後漢書伏湛傳云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使典定舊制伏恭傳云湛弟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向使此舉實違乎經訓豈有伏氏一門竟

肯首作屬階遺議禮教然則大宗承嗣小宗者不可謂非舊典
矣然猶有可議者曰伏氏弟兄長者果非庶子幼者果非嫡子
究無明文也則請以同母嫡子確有明文者言之三國志諸葛
喬傳云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初亮未有子
求喬爲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
諸葛瑾傳注引吳書曰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尙書左氏春秋遭
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今按瑾長於武侯
七歲三國志諸葛亮傳云建興十二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
年五十四諸葛瑾傳云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按吳赤烏
四年卽蜀漢延熙四年上距建興十二年凡七年是
武侯歿時瑾年六十有一故知長於武侯七歲也其游學京
師至早亦當在十歲以上而遭憂尙在其後則八歲之時其母
無恙更不待言是瑾本嫡子武侯與瑾同母亦係嫡子瑾以長

子爲大宗武侯以次子爲小宗也夫諸葛氏爲巨室高門天下

所共仰

三國志諸葛瑾傳注引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

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

武侯伯仲伊呂固三代以後一人瑾亦德冠

吳臣爲當時所罕有

三國志諸葛瑾傳云虞翻以任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

天活物注引江表傳曰人有密護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其言足貫神明非外言所聞也

喬出繼叔父之後武侯立兒子爲兒兩境胥無間言千載不聞

異論

通典卷六十九引東晉散騎侍郎賀麟妻于氏上表云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及亮有子瞻不以有瞻而遺

喬也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遠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然則小宗取嗣

大宗者不可謂無明文矣然猶有可諉者曰諸葛氏雖係出繼

而非兼祧未爲定論也則請以諸葛氏兼祧允符定論者言之

三國志諸葛喬傳云年二十五卒

原文卒上有建興元年四字今按上文云隨亮至漢中注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
立司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下文諸葛
瞻傳云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入歲聰慧
可愛以前後文參互觀之武侯與瑾書當是因喬而及瞻則建
興十二年喬尚無恙非卒於元年矣若謂喬之督運在是年之
前則武侯初次伐魏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喬之督運至早亦
不過是年若元年已卒焉得有督運之事乎况喬兄恪以吳孫
亮建興二年爲孫峻所害年五十有一吳建興二年卽蜀漢延
熙十六年上溯後主建興元年相距凡三十年是時恪甫二十
一歲喬爲其弟焉得有二十五歲乎若謂喬之卒在孫亮建興
元年則無論蜀志不應用吳之年號且武侯求喬爲嗣時瞻尚
未生喬之年長於瞻自不待言後主建興十二年瞻已八歲則
生於建興五年可知吳建興元年卽蜀漢延熙十五年喬果卒
於是年則上溯二十四年以前爲後主建興六年是喬反幼於
瞻一歲焉得有出繼之議乎使喬果生於建興六年則建興十
二年武侯薨於武功之時喬之年僅七歲安得膺督運之任乎
是故反復推之喬傳所言建興元年當作延熙元年今本涉下
文瞻傳建興十二年而誤蓋延熙元年卽吳之赤烏元年是歲
瑾年六十五恪年三十六喬年二十五瞻年十二年齒之老少
長幼次第秩然上溯建興十二年武侯薨之歲相距四年彼時
喬年二十一則督運可以勝任上溯建興五年瞻生之歲相距
十一年彼時喬年十四而出繼尚在其先於前後事迹均屬符

合附存此說
以俟考焉

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
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今按喬無他
子攀既還爲瑾後自必承嗣恪之大宗而兼祧喬之小宗矣然
此因武侯既有子瞻故攀也去武侯之小宗而歸瑾之大宗毫
無窒礙耳向使武侯未有子瞻以喬嗣爵喬存而攀尙未生恪
卽被害斯時也喬若不奉瑾之祀則是繼小宗而絕大宗無異
於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喬若不奉武侯之祀則是忘敎育成立
之深恩亦將爲名敎所不容况武侯無後何以勸善祀不可絕
必將有主主其祀者非喬而誰三國志諸葛亮傳云亮弟均官
至長水校尉今按諸葛瞻傳云
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內移河東而不言均
之後人疑均本無子故武侯越境而取喬否則均之子亦係猶
子斷不捨近而求遠矣至於武侯之族弟誕捨魏投吳在吳太
平二年上距恪之被害已閱四年前此誕之音問不通於吳何

論蜀漢萬無求讓
子爲嗣之理也
吾知蜀漢諸儒議斯禮者惟有令喬還嗣瑾

之大宗而兼祧武侯之小宗然後仁至而義盡武侯之夫人黃

氏夙號賢明如其爾時尙存諒必不違公議
通典卷六十九引東晉散騎侍郎賀

嶠妻于氏表云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
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今按通典
全載此表敘其始末甚詳蓋嶠初無子其母薄氏命嶠仲兄羣
以第四子率與嶠爲子初生時卽付于氏鞠育之越一年而嶠
妾張氏生子纂羣亦不令率歸宗率年六歲而羣始亡其後率
年漸長或告以嶠既有纂若率久安不去則是與爲人後率遂
歸其本生母陶氏其時薄氏前沒嶠已寢疾未及論正而沒故
于氏表訴諸朝陶氏亦引司空賀循晚年生子遺嗣子紘歸本
之例欲令率歸宗博士杜瑗廷史陳序以于氏爲是尙書張闓
丹陽尹蔡謨以陶氏爲是平心而論賀循遺紘歸宗則可以歸
嶠未遣率歸宗則不可以歸諸葛喬未聞請歸而率遽擅歸諸
葛瑾不令喬歸而陶氏竟令率歸其得失是非無難立判于氏
所上之表詞達理明頗知經義向使羣果絕嗣當必許然則大
其歸繼本宗卽或嶠本無兒亦必許其兼承兩祀矣
宗兼祧小宗者不可謂未有定論矣禮記禮運云故禮也者義

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况兼祧之制未始非古禮所許者乎禮器云毋輕議禮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太史公曰書闕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議禮者欲知兼祧之古義亦惟旁推交通由比事屬詞以求其條例庶不淆於聚訟之說也歟海甯蔣君寅昉光焞輯其兼祧嗣母徐安人節孝錄介秀水高君伯平均儒寄以見示乞爲撰文余檢錄中所載如秀水莊君芝階仲方嘉興錢君警石泰吉所撰家傳吳江沈君南一曰富所撰墓誌皆言寅昉本以大宗之子出繼小宗既而大宗乏嗣遂還繼大宗而兼祧小宗安人不自恃其撫育之恩以奪宗爭嗣爲賢母所難能平湖顧君訪溪廣譽復撰兼祧說以申此指毓

崧與寅昉未嘗識面然觀於所述行略惻愴溢於語言想見其
永慕慈徼恫懇篤摯又重以伯平之請不獲固辭爰考證羣書
作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以闡揚安人之德慰藉寅昉之心而
先質諸伯平焉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考

周禮媒氏云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康成云遷葬謂生時非夫
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
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
也今時娶會是也賈疏云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
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舉女殤
男可知也按賈氏之意蓋謂言嫁殤則殤娶可知深得古人屬

詞省文之例史浩言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

求夫不但強解遷葬之文抑且未悉嫁殤之意矣司農言今時

娶會卽漢碑所謂娉會

詳見嫁殤非未婚守志辨

蓋漢時俗禮而曹魏以後

因之

趙氏翼陔餘叢考云曹操幼子倉舒卒掾邢原有女蚤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然終聘甄氏亡

女與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

北魏及唐謂之冥婚

惠氏禮說云

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

日娶會唐曰冥婚陔餘叢考云北史穆崇傳崇元孫平城早卒

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舊

唐書懿德太子重潤傳中宗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

合葬蕭至忠傳章庶人爲亡弟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

其儀節雖無可徵然據宋康與之昨夢錄所載未婚而死者鬼

媒爲之合婚尙可得其梗槩

陔餘叢考引昨夢錄云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而求之謂

之鬼媒人通家狀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卽製冥衣媒者就男

墓設酒果以合婚二座相並各立一小幡奠畢二幡微動若相

就其有不動者則以爲不喜也兩家

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給則嫁殤之語明指男女天

亡未曾嫁娶者而言其義固甚顯矣若夫遷葬之事鄭注謂生
非夫婦死使相從賈疏申之以爲此指成人鰥寡其說是也惜
未詳揭其意致閱者不能無疑今以史傳考之成人鰥寡生非
夫婦死而合葬者其類有二一則生前爲名分所限不得稱爲
夫婦而死後以合葬逞其私者如國策漢書所載秦之宣太后
欲魏醜夫殉葬戰國策卷四云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何暇乃私魏醜夫乎乃止漢之館陶主與董偃會葬

漢書東方朔傳云初帝姑館陶公主近幸董偃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其事也此固悖禮之尤也

一則生前恩義已絕不得復爲夫婦而死後以合葬遂其情者

如通典凶禮所載或父在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與前夫合

葬

通典卷九十四云晉東晉問有婦人再嫁爲人繼母而亡前家子取母柩父與之去繼子之服如何步熊云當爲服周亡

取去亦服周宋庾蔚之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如母若父與去而不服之則子宜依繼母出不服也或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通典云晉摯虞

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生母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還親子家後夫言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竟隨親子去別繼子云我則爲絕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戶籍如故母今亡繼子當何服博士淳于睿等以爲當依繼母嫁從爲服周博士孫綽議曰施之於出出義不全施之於嫁嫁義不成名在夫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訂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令制周頗在可怪博士弟子徐叔中難孫云本有求還之計去誓不還葬之辭生則已不得養死則不與己父同穴旣不成嫁當爲去母附之於嫁不亦宜乎宋庾蔚之謂繼或父卒繼母持服竟後乃去不得爲遣比之繼母嫁於情爲安母還前繼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通典云東晉元帝大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繼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出式父許有遺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追服周國子祭酒杜夷議以爲率意違禮服已絕之服可謂觀過知仁博士江泉議曰式爲人子慎終志篤豈忍以母節小闕而不行服哉太常曲陵公荀崧承騎都尉蕭輪議曰禮繼母嫁爲之服報其犯出者無服式之追服可謂過厚御史中丞卞壺議夫旣沒

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卽何異子出其母而使存無所從以居沒無所歸以託終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受之者應有過禮之貶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責宋庾蔚之謂制服依禮葬畢乃還家積年方就前家子比之繼嫁不亦可乎

是其事也此亦失禮之甚也詩王風大車篇云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如毛鄭之說則名分久定恩義兼隆必須合葬者也毛傳

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鄭箋云此章言古如劉

向之說則名分猶存恩義尙在亦得合葬者也劉向列女貞順傳云楚伐息破

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

出見息君謂之曰妾無須與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離生離

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

子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

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如朱傳之說

則名分迴隔恩義全無妄冀合葬者也朱傳云民之欲相奔者

得如其志也生不得相奔以同綜三說以考之則合葬之當禮

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

與否亦斷之於名分恩義而已夫名分所限者其遷葬之宜禁
自不待言而恩義已絕者其遷葬之宜禁亦不容弛鄭注統言
生時非夫婦者蓋夫婦之義牀合則爲室家離絕則同陌路生
前雖曾爲夫婦而旣出之後卽不得復以夫婦論苟非其夫迎
喪以歸若杞伯之逆叔姬則不能同穴而葬矣春秋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杜注云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故卒稱杞公羊傳云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脅而歸之也何注云已棄而脅歸其喪穀梁傳云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楊疏云要叔姬免犯七出之愆反歸父母之國恩已絕矣杞伯今復逆出妻之喪而違禮傷教言其不合爲而爲之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今按三傳之說互異以情理酌之夫婦非義絕不可復合者亦不妨逆喪反葬特其事當以夫意爲主母家止可請之不可脅之耳故有體亡父之遺意迎出母喪柩反而合葬者
通典卷一百二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云昔王澹王沈與

叔征南將軍昶書曰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
寢篤疾會東郡君未到官而李夫人亡是時亡母所苦因劇不
任臨喪東郡君手書責遺載病大歸遂至殞亡東郡君後深悼
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歿荷出名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
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亡靈無負之恥博士
辭請議以爲春秋原心定罪况尊親嬰沈篤疾而被七出之罰
平其昭告先靈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理之舉慈母雪沒代之
恥不亦可乎沈重與叔昶書述辭議其叔荅許之沈祭先考東
郡君文云沈亡母郭氏克順於先姑仰唯烈考鑒亡妣素行謹
詣鄴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
愛者

君子未嘗不曲諒其子之心

晉書禮志中云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母邱氏生子正舒

也
正則二人母邱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邱
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邱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
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
今按母邱氏事與郭氏大同小異然郭氏終得與昶合葬則沈
之心慰母邱氏不得與仲武合葬則正舒之心感矣而非父有遺意者則不得援例於此
也有奉亡父之遺命迎出母至家沒而不合葬者

通典卷九十
四出母父遺

命令還繼母子服議云晉傅元曰征南軍司北海矯公智父前
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取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

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三年喪畢王氏果嫁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並姑亡夾氏並不爲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矯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矯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爲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顧父命竟不爲服博士劉喜云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少府劉克義以爲女子從人出之則歸命之則反上奉夫母以爲姑下育夫兒以爲子而怡然無戚言非逆命也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情私而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

君子未嘗不深哀其母之過

晉書

賈充傳云初充前妻李氏生二女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赦充迎李氏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附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同葬今按李氏遇人不淑較夾氏更爲困阨其終得合葬非始意所及料也

而非父有遺命者更

不得藉口於斯也是卽母之賢者如宋桓夫人而其子襄公未

聞迎喪於衛國

衛風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

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正義云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子之孝者如子思子而其母庶氏之女未聞反故義不得也

葬於魯邦

禮記檀弓云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子之廟乎遂

哭於他室俞氏變癸巳類稿子思之母爲庶氏女義云注云姓庶氏以下正文云庶氏之女死故鄭知是庶氏女晉書禮志太康元年尙書八座引此文云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爲哭於孔子之廟又申之云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墓次合之鄭注知漢晉時經文俱作庶氏之女既云女則鄭云改嫁非也鄭以伯魚卒時子思或未有門人故疑其歸久當嫁實則經言庶氏之女如然則出母之恩義未盡絕情宋襄公母及杞叔姬均未改嫁也

事有可原者尙難概行合葬之典矣况嫁母之恩義已盡絕情事無可原者豈得妄爲合葬之舉乎觀於唐之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崔銑銑復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請與其父合葬此卽遷葬之事也給事中夏侯銛駁之乃止此卽

禁遷葬之事也嗚呼若銛之力持正論可謂深明禮意者矣

通典

卷八十六云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絳請與其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自昔降婚梧桐半死逮平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縣所請卻附舊姻恐魂而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元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縣此意雖中罔極之情本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銛謬膺駁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并求指定唐會要卷四十六約同新唐書公主傳云給事中夏侯銛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或訴於帝乃止要之遷葬與嫁殤同一非禮然嫁殤者皆係早亡未婚而遷葬者多係再醮失節故嫁殤之禁漢以後漸解遷葬之禁唐以後猶嚴誠以嫁殤之過輕而遷葬之咎重也明乎此義則鄭賈之釋遷葬嫁殤判然二事昭然易知而媒氏以遷葬與嫁殤並論且首舉遷葬次及嫁殤者可以識其故矣

胡氏培翬研六室文鈔周禮嫁殤說云細玩經意當以往疏爲是但成人

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似非情事所有誠有如惠氏所云未之前聞者竊疑遷葬與嫁殤本屬一事而遷葬尤爲非禮或有嫁殤而不遷葬者故先言遷葬而後言嫁殤經中與字之義或當如此今按胡氏既知注疏說是又以惠氏所疑爲然因爲是調停之議果如其說則經文但言禁遷葬嫁殤者足矣與字及上者字不竟成贅設之詞乎惠氏不加深考遽以成人鰥寡之遷葬爲未之前聞而釋遷葬爲改葬且明知喪禮有改葬總之文而旣指爲變禮又斥爲非禮然究之變禮與非禮不同非禮者失其正變禮者不失其正故非禮必禁而變禮不必禁耐葬者本葬於當葬之地其合葬正也故定其常禮之節改葬者仍葬於當葬之地其合葬亦正也故制其變禮之服遷葬者移葬於不當葬之地其合葬不正也故禁其非禮之萌斷不得謂遷葬者非合葬更不得謂遷葬者卽改葬矣况葬之法自應屬於家人墓大夫不應屬於媒氏惠氏亦明

知之而又謂媒氏聽陰訟幽宅屬陰且媒氏地官也故爲之禁雖強爲傳會而其義終未安也豈非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耶

嫁殤非未婚守志辨

鄭康成釋周禮嫁殤云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復引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二鄭之說意實相同司農所云嫁死人卽康成所云未嫁而死者也康成之注周禮備載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注凡諸家之注或義有未盡說有未安則先引舊注而加元謂於後以補正焉若其義已備其說可從則先述己意而引舊注於後以援據焉此全書之通例也天官序官賈疏云大略一部之內鄭元若在諸家上注者是元注可知悉不言元謂在諸家下注者卽稱元謂以別諸家又在

諸家前注者是諸家不釋者也又在諸家
下注者或增成諸家義或有破諸家者 今嫁殤之注先述已

意後引司農則是司農之言固康成所本未嘗少有異矣近代

通人曰未婚守志者爲嫁殤遂謂司農所言娶會卽指此事無

論娶會卽漢碑所言娉會本係男女並殤同葬

隸釋夏堪碑云娉會謝氏并靈

合柩劉楚楨先生漢石例云此周禮嫁殤也 今以爲男殤而女不殤於當日情事不

符卽使漢時娶會果指未婚守志康成未有不知旣不以娶會

之解爲然何不先引司農後申己見然則娶會之卽冥婚而非

未婚守志審矣蓋未婚守志者事雖近於冥婚

沈氏欽韓幼學堂文稿邵貞女

贊序云錢氏幼許字邵氏子年十五其良天卽日奔喪吳俗未

婚者臨夫喪則奉魂帛爲匹偶設對醬合匏一如平生是日貞

女成禮村之婦若女觀者皆掩泣不忍視而實則迥異冥婚者男女並亡未婚守志

者夫亡婦在冥婚者本無婚姻之約未婚守志者早定夫婦之

名則未婚守志非冥婚可比明矣且女子許嫁必笄則男子聘妻必冠許嫁者雖未二十而不爲殤則聘妻者雖未二十亦不爲殤可知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注云以許嫁爲成人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鄭注云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公羊傳九年傳云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何注云不以殤禮降也此女子既許嫁卽爲成人不爲殤之證左氏襄九年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杜注云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儀禮士昏禮記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鄭注云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今按女子許嫁未有不笄則男子聘妻未有不冠蓋冠而後聘妻故冠而後生子也此男子既聘妻卽爲成人不爲殤之證安得目未婚守志者爲嫁殤乎况據經典所言參以史傳凡未婚守志死而合葬者實古禮之所有聖賢之所許非若嫁殤之宜禁其證十二請悉數之以辨其疑焉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錢氏大昕謂禮不去其夫

之名

見潛研堂文集記
湯烈女事下同

深得聖人之意蓋女既受聘則夫婦之

名已定故上文或言男或言壻

如男不入改服於外
次及壻使人弔之類

而此獨言

夫見夫雖死而夫之名自在即使其女不能守志亦必待再受

他人之聘始與原聘之夫義絕若其女果能守志則原聘者之

稱夫終身不可易矣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

別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然則未婚夫沒而特著夫名

聖人本藉此正夫婦之名而示以義也名以義起顧名者必當

思義生前既不去夫婦之名死後焉可忘夫婦之義合葬者周

公之所定

禮記檀弓上云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
未之有改也又云季武子曰周公蓋祔鄭注云祔謂

合葬合葬自

孔子之所善

檀弓下云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
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鄭注云祔謂

合葬也離之有以問其梓中也
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

以其爲夫婦之大義也未有終

身名爲夫婦而既沒禁其合葬者也其證一也康成曾子問注云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正義云所以既葬除者壻以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今按王肅議禮好與鄭違而於此全同鄭說通典卷八十入云魏尚書左丞王粲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王肅云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知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娶爲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娶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則不能更立異義可知俞氏變癸巳類稿女弔壻之明文也則不能更立異義可知駁義云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弔不須齊衰葬除其所如僅在弔耳其說錢氏大與上下語意全不聯貫蓋有意與鄭君立異不可從也

所謂禮許其服婦之服其說最合禮經之旨蓋聖人制喪服於男女同等之親界限最嚴故彼此相爲服者自兄弟姊妹以外惟有夫婦而嫂叔不與焉兄公弟婦亦不與焉所以推之使遠

辨嫌疑而大爲之坊也

禮記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日知錄云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

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

至於既聘未婚之夫婦則非但有服而其服

且與已婚者同蓋雖無期三年之恩而已有齊斬衰之服是恩

未全而義則定矣喪服傳云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猶曰

不貳天也未婚之婦既爲未婚之夫服斬則守志不改適亦其

分內所當然

朱氏彝尊曝書亭集書戴貞女事云女未婚而喪其夫禮有往弔之文凡弔者出卽釋其服而女以

斬衰乃妻之本服又必葬而後除之則與賓不侔矣且漢制婦人不二斬既服之以弔嫁而爲後夫服是二斬也貞女義勿敢

出也而禮顧聽其既葬卽除且不禁其改適者先王不欲強常人

以其所難能故爲立中制以節之俾中人以下可以跂及其有

賢女淑媛願終斬衰三年之喪而守志不改適如衛夫人之賦

邶風柏舟

詳見下文

固先王所深爲嘉許而必聽其終三年之服者

矣未婚之女爲夫服斬設其時又遭父母之喪其服制經傳無明文今按喪服小記云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鄭注云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以此例推之夫既葬而除服更受聘者仍當爲父母服三年之服若爲夫終三年之喪不更受聘者則當爲父母服期蓋女之再受聘者不啻婦之出而不反其父母之服可加隆也女之不再受聘者不啻婦之出而復反其父母之服必當降也古之人有衰經之服必有哀戚之情其情與服無不相稱故三年然後除者服之隆也百歲必合葬者情之至也詩唐風葛生云百歲之後歸於其居鄭箋云婦人專一義之至未有許其終斬衰之服而不許其申合葬之情者也情之盡

其證二也婚姻之禮既納徵用幣而其約已成其分已定儀禮禮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注云徵成也使使者故許嫁以納納幣以成婚禮賈疏云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徵爲斷士昏禮記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賈疏云以納采問名納吉三禮雖使者往來未成交親故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春秋三書納幣諸侯昏禮之納幣卽士昏禮

之納徵此婚姻重聘幣之證

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羊注云納幣即納徵禮言納徵

春秋言納幣春秋質也穀梁傳云禮有納徵范注云徵成也納

幣以成婚禮云以士昏禮有納徵之文欲明用幣雖異而禮同

也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杜注云納徵始有元纁束

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正義云以其幣帛多其

禮大故異其名也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傳孔既

疏云士禮納徵其諸侯則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既

受聘幣則笄而繫纓示其有所繫屬以厲從一之貞心

禮記曲禮云女

子許嫁纓鄭注云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儀禮士昏禮

云主人入親說婦之纓鄭注云明有繫也公羊傳九年何注云

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

養貞一也白虎通嫁娶篇云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

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蓋不待親迎而夫夫婦婦之定分

明其專一繫心防其淫佚也

已不可變易

左氏昭元年傳云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

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

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

也適子南氏今按六禮之中惟納徵用幣其餘納采等禮皆用

雁傳言子南聘之蓋已納徵而用聘幣矣子皙始則強委禽欲

以是爲納采也繼則布幣而出欲以是爲納徵也女言子南夫也夫夫婦婦蓋言既受聘幣則子南乃未婚之夫已定夫婦之名分故不肯再受子皙之聘也故婚禮雖貴親迎而周時卽有不親迎者其事

未嘗不載於儀禮

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張氏爾岐云豈周公制禮因其舊俗而爲

之節是古者夫婦繫屬之義定於納幣非定於親迎後世聘定

之儀卽古人納徵之禮其立名雖異而繫屬之義則同

歸氏有光震川

集貞女論云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今按此說謂受聘者不相繫屬與經義顯然錢氏大昕云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於人之義三年之

恩未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其說名義甚精蓋夫婦繫屬之義欲

其專一不欲其紛更

胡氏承珙求是堂文集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禮女子許嫁纓示有繫屬也士昏禮

主人入親說婦纓明所繫之不苟也設不幸而未嫁而壻死將改聘焉必重繫之矣陰性專壹苟其一繫不欲再繫也庸何傷始於在室笄纓終於幽宮合葬必待死而同穴然後繫屬之道

乃全

白虎通崩薨篇云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未有繫屬於生前

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於

縗某履鄭注云婦人有縗示繫屬也

其證三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

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

也鄭注云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今按未廟見而婦

死者既當服齊則未廟見而夫死者必當服斬古者廟見之期

上下所同而成婚之期則上下有異士以下皆當夕成婚三月

廟見大夫以上則三月廟見然後成婚

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

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婚

曾子問所言女未廟見而死係指大夫以

上既廟見乃成婚者而言故不稱婦而稱女其上文云三月而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對舅姑

之詞儀禮士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某氏來婦敢告

於皇姑某氏稱擇日祭禰者對盥饋於舅姑之詞曾子問上文鄭注云謂舅姑歿者也

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饋特豚於室然則所謂成婦未成婦者非視其

既成婚與未成婚亦視其既見舅姑與未見舅姑而已通典卷五十九

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云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為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喪潘迎婦李遣女國

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塗之禮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歿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

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祖席之接

固當歸葬於夫家何琦駁江許議曰愚以為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檢其衾未接歸葬其黨今按江氏許

氏所謂重其成婦不繫其成誠以拜舅姑為重接夫為輕故不妻深得經義何琦駁之非也

言成妻而言成婦也通典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云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

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於三日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婚成吉於夫氏准於古義可為成婦已拜舅姑

卽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或曰夫
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
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曲室社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之
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
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
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
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若夫未婚守志之女業已身至夫家舅姑

存者必見舅姑於堂舅姑歿者必見舅姑於廟既見舅姑則婦
禮成矣婦禮既成則身歿之後可遷於祖可祔於皇姑可合葬

於夫之墓而不可歸葬於女氏之黨矣况祔廟之後夫婦同几

依神以享祭祀

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鄭注云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正義云謂祝辭與几

皆同於夫

取既葬同穴神合爲一之義

詩王風大車云死則同穴毛傳云死則神合同

爲一也正義云春官司几筵注云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神合爲一神合故可同穴也

卽不啻合

登同牢未有祭則同几而葬不同穴者也其證四也春秋逆女

稱婦之例有三或因在塗見夫稱婦

公羊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

夫人何注云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

或因入國見姑稱婦

公羊宣元年傳云其

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疏云隱二年傳云在塗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以亦謂之婦矣穀梁宣元年傳

云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

此常例也或因姑親來逆稱婦

傳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傳云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注云稱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云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

辭也范注云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

此變例也三例之中對夫稱婦

者居其一對姑稱婦者居其二而姑親來逆者在其國即可稱

婦更不必俟其在塗則逆女稱婦之例當以見姑爲正而見夫

次之就蕩伯姬逆婦之事比例以觀壻不親迎而姑來逆者既

當稱婦則未婚守志而已見姑者亦當稱婦可知姑至婦家相

迎卽不復稱女則婦至姑家守志更不復稱女可知安得謂未

婚之女不可以稱婦哉且子婦相宜皆體父母舅姑之意故禮記內則云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歿身不衰既曰夫婦之禮歿身不衰則身後必依禮合葬蓋父母既以爲婦則子不得不以爲妻耳况同一夫婦之倫同一父母舅姑之意而未婚守志者較諸不和當出者其高下懸殊未有不和當出者容其用婦禮以合葬而未婚守志者轉不容其用婦禮以合葬者也其證五也逸禮記云凡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夫通典卷九十一大功殤服門引周制喪服又引喪服之則此三語當是逸禮記之文卷九十三未踰年大喪不立廟議引五經異義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卷八十二爲諸王殤服議云晉太常博士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卷五十二殤及無後廟祭議云宋左丞徐爰議以爲臣不殤君著在前經合各條觀之此數語出於逸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禮記無疑故亦可謂之前經也

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鄭注云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

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正義云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為

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

殤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通典卷八十二繼殤後服議云晉

劉系之問荀訥若如鄭旨各從本親則為殤者可有無服之理

殤雖無為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為父無服之理有

疑訥答曰若為重服者記當日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

非服重也當以為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今按記言為

殤後而注疏及荀訥皆言不為殤後說誠未安陳澧集說云其

族人為後者即為之子以其服服之子為父之服也與劉系之

所言正合此說是矣然謂此章舉不為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

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則又因牽涉上文而致誤

不知冠而不為殤此已冠者也為殤後者之殤此未冠者也一

言殤一言不為殤豈可強合為一乎蓋未冠者用殤禮殤無為人父之道而既為

宗子即當立後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

禮也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代之者主其禮

正義云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各以本服服之通典卷七

十三繼宗子議引盧注云殤無為人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

喪不為後也今按庶子為殤而死不得立後古人所謂殤無為

人父之道指庶子殤者而言宗子為殤而死必須立後古人所

謂子不殤父指宗子殤者而言庶子弗爲後者謂宗子雖殤庶子但可攝祭而不得卽爲殤者父之後仍當以庶子之子爲殤者之後所以重宗子之統也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卽謂庶子之子爲宗子殤者之後以子爲父之服服之也杭氏世駿道古堂集爲殤立後議云記云子不殤父經無明文事無顯據南北諸儒無異同之論余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子以後三殤所以濟禮之窮而重絕人世也其說實勝於盧鄭之注然謂子不殤父無明文顯據則未免習焉不察小記言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非卽子

已冠者用成人之禮成人有爲人父

之道卽不爲宗子亦當立後古者婚必先加冠故旣聘妻者雖

年未二十可從成人之例

通典卷九十一大助殤服門晉長史姜輯議安平嗣孫服曰禮男子冠而

不爲殤旣冠婚姻不復得以殤服服之謂以冠而後生子故旣爲嗣孫年已十八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

立後者雖年未二十亦從成人之例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祭

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鄭注云人以丈夫冠而不爲殤故未婚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

守志之婦可以服斬此妻不殤夫之義也爲殤後者以其服服

之故未婚守志之婦可以立後此子不殤父之義也爲嗣父之

妻者卽爲嗣子之母嗣子服嗣父以父之服亦服嗣母以母之

服儀禮喪服云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

子疏云妻謂死者之妻若子鄭注云若子者爲所後之親如親

妻卽後人之母也卽使嗣母早亡年未二十爲嗣子者固不

可以殤父又焉可以殤母蓋嗣母未婚守志者業以夫之服服

嗣父則嗣子受重承祧者必以母之服服嗣母矣曲禮云生曰

父曰母死曰考曰妣生既有嗣母之號歿必有先妣之稱未有

稱之爲先妣而不與厥考合葬者也其證六也儀禮禮記述女

子之許嫁必受其禮於廟注疏謂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不可專

輒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筵於戶西鄭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

廟賈疏云知受禮於廟廟者以記云凡行事受諸廟也禮記

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鄭注云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

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正義云謂嫁女之家受於六禮並在於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是許

嫁者固由於受父母之命即無異受先祖之命矣春秋之義王

父命重於父命

公羊哀三年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

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女子許嫁之時既受命於祖廟則

未婚守志之念先祖實式憑之縱使父母欲奪其志爲女子者

不肯以先祖遺體再許他人亦得奉王父之命以辭父命

歸氏有光

貞女論云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今按許嫁之時已告祖廟其不肯以先祖之遺體再許他人正所以尊祖命也震矧爲父母者稍知川轉謂其以身許人豈非深文周内之詞耶

義理斷不肯強其女再許他人申己命而改先祖之命也

李氏兆洛

養一文集跋守貞記云狐突之言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父之以其女字人也度亦當教之以貞矣夫死而命之改適是教之以不是故貶室之命致於納徵之時居室之命行於守志之日

父母既已許其貺室即可許其居室

胡氏承琪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夫昏禮成於納徵

其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既

謂之爲室矣何不可居室之有生時以屋爲室死後以冢爲室

詩唐風葛生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毛傳云室猶居也鄭箋云室猶冢壙今按上文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居鄭箋云居墳墓也

蓋生則居於室死則居於冢也未有生可以居其室死不可以葬其冢者也其

證七也夫婦之義等於君臣故晉謝奉論婦之拜時比於臣之

策名委質

通典卷五十九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載謝奉與鄒情牋云夫拜時之禮雖未入壻門今年

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質與贄古字通用據左氏春秋

之義書名於策委贄於庭者必死節於其君而不敢懷貳蓋其

分已定故其志不移也

左氏傳二十三年傳云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服

注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惠氏棟補注云服讀質爲贄晉語云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昭曰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尙書稱二生一死贄故云委死之贄沈氏欽韓補注云士相見禮卑者莫贄再

拜不親授若始見於君執贄至下所謂委贄者委之於庭不敢
送於君前也杜以質爲形體委爲屈膝於典制毫無所知鄧倍
甚矣試思婚禮納聘幣必先問名不猶臣之書名於策乎儀禮云
昏禮云

賓執雁請問名見舅姑必先奠贄不猶臣之委質於庭乎禮云
士昏

主人許賓入授見舅姑必執筭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
席降階受筭履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席鄭注云舅尊不敢授也

然則未婚守志之婦其名已達於夫家卽可以見舅姑而行婦

禮胡氏承珙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曲禮曰男女非有其贄已
行媒不相知名既相知名矣何不可事其父母之有

獻於堂上卽可以謁祖廟而告婦來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
月廟見卽士昏禮所謂婦

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行祭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
日而祭於廟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

孔氏謂廟見祭祔只是一事然則舅
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其志不移如臣心之無貳

其分已定如臣節之莫渝其不改適他姓譬諸遺民之匿迹新

朝沈氏欽韓幼學堂文稿全貞婦龍氏墓版云一言期於久要
一贊誓以死生此古忠臣烈士之風義也焦氏循雕菰樓集

李貞女詩云或云未嫁義可斷此語迂腐殊齟齬前朝未仕歸新朝往往慙惡假此語吾恐猶羞見此女其以死殉

亡夫譬諸處士之致身故國焦氏循離菰樓集自書貞女辨後云余昔以歸熙甫論貞女之非也

而辨之熙甫又撰張氏女貞節記張氏女未婚守節者也熙甫又引夷齊未有祿位於朝而取食周粟孔子謂之仁以爲論仁

者宜取法孔子熙甫是故臣之忠義者必入葬於兆域之前既固大悔於前之論矣

不因殤死而儀文稍殺日知錄云豕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若敵無

存死而齊侯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錡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概隋文

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今按周禮賈疏

云曲禮云死寇曰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卽下文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云居前則不問爲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則皆得

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此則曲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據此則臣之忠義者不獨當入

兆域其位次婦之貞烈者必合葬於邱封之內亦不因未婚而

且居前矣

制度少更未有守貞殉烈之婦能表墓而不能耐葬者也其證

八也王肅喪服要記云

御覽九百六十所引

桃湯者起於衛靈公有女嫁

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

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

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今按衛靈公之女

見於左傳者惟孔文子之妻伯姬一人與此事迥異

哀十五年傳云衛孔

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又云遂入適伯姬

氏杜注云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此外別無可考未

審要記本於何書且以爲魯哀公葬父之時與孔子問答

要記上文

云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甯設三桃湯而不知孔子

反魯歲月與定公葬期相距甚遠

定公以十五年二月薨九月葬是時孔子早已去魯至哀

公十一年孔子反魯

孫氏星衍以爲王肅依託其說誠然但王

肅卒於魏時而生於漢末

先考青溪舊屋文集王肅生卒考云肅本傳但云甘露元年薨不言薨時

年若干又不載生於何年魏志朱建平傳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平而肅竟卒據此則肅卒年六十二有明徵矣從魏甘露二年逆數至漢興平二年是必漢時習俗以未婚守凡六十二年則肅生於興平二年也貞之女可爲亡夫治沐然後依託其文詞亦必漢時議論以奔喪視斂之事合於女子從人然後依託乎古昔足見貞女之奔喪視斂漢時久有行之者不自近日始矣夫奔喪之時業已視斂則送葬之時必當臨穴未有始則聽其奔喪繼則聽其送葬而終則不聽其合祔者也其證九也世說新語云卷六賢媛門 郝嘉賓死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甯不同穴今按嘉賓係郝超之字據欲迎妹還之語則此婦必已至郝氏不在母家據不得與郝郎同室之語則雖適郝超尙

娶而又未同室者當是童養待年之婦也超卒於東晉太元二

其婦周氏當是繼妻蓋

超以甯康三年夏秋之間丁母憂其時超之父愔猶在超當服

晉書郗愔傳云轉會稽內史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三子超最知名郗超傳云母喪去職服闋除散騎

常侍不起以爲臨安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愷卒
通鑑云甯康三年五月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

自求外出樞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固諒起亦深山之冲皆不聽今按惜晚年在會稽則超以母喪去職亦必居於

會稽桓沖求外出超尙進說以止之則其時必猶在建康是寬
康三年五月以前超尙未去職其丁母憂至早亦必在是年

月以後儀禮喪服云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
敢申其私尊也今按唐高宗時武后始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

服前乎此者皆循古禮超爲晉人
其時父在止爲母服齊衰期也
至太元元年秋冬之間禪服

然必終三年

心喪而後可行嘉禮

儀禮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今按父必三年然後娶則子必三年

然後娶更不待言所謂達子之志者即終子之心喪也日知錄云惟夫二十七月之內不昏嫁此所謂心喪固百世不可改矣

至太元二年秋冬之間超之心喪甫畢不過兩三月而即身亡

意者未丁母憂以前迎婦待年因居喪而不及成禮歟抑或既

除母服以後迎婦視疾因身歿而不及成禮歟二者雖難以臆

斷而其爲童養未婚之婦固可以推測而知也然則童養守貞

者生異室而死同穴有明徵矣

朱氏葬尊書戴貞女事云詩言之矣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以言

未同牢而食者也今按朱氏引詩係屬斷章取義然與郝超婦所言正合可以證不同室而同穴之義蓋生既不

肯歸於母家死亦必不肯葬於母黨未有既不歸葬於母黨又

不附葬於夫墓者也其證十也列女貞順傳載衛夫人之事云

列女傳原文夫人上有宣字顧氏廣圻列女傳攷證云按宣夫人乃孽嬖傳所謂衛宣公姜此宣字誤攷史記世家衛兄弟代

立者作戴夫人爲近之但未敢專輒又王伯厚詩攷及後序所引亦俱作宣也今按宣字有誤誠如顧氏之說然考左氏閔二年傳云十二月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正義云此年之末文公卽位計戴公爲君不過十數日耳據此則戴公卽位之時本有夫人在位十數日而薨不得有再娶於齊之事况鄆風蝓螻序云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敢也則文公聞門之內克脩禮義可知列女傳所言弟立請願同庖斷非文公之事史記敘列國世及之次序頗有牴牾意者衛君兄弟代立非由其尊者不止於戴公文公而世家誤以兄弟爲父子亦未可知惜無明文可據又按胡氏承琪闢貞集序引列女傳作衛寡夫人今考周易說卦傳爲寡髮集解從虞本寡作宣經義述聞云隸書寡字或作宣與宣字相似而誤疑胡氏改宣爲寡卽係此意列女貞順傳有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則作衛寡夫人者亦屬可通然究無確證今姑闕疑以俟考

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懇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焦氏循貞女辨引此傳而申之云此卽未婚夫死不嫁者也劉向爲魯詩學經之所傳漢儒之所重可知也胡氏承琪闡貞集序亦引此傳而申之云此蓋魯詩之說雖與毛異亦必有所受之夫其姜誠節婦而衛夫人猶然貞女也然而兩柏舟聖人並取之者亦可以見其無殊義矣今按劉子政世傳魯詩之學王氏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蓋魯詩出於浮邱伯劉向爲楚王交之孫交亦受詩於浮邱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而亦兼述韓詩經義述聞云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辨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云云與韓詩外傳合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列女傳以邶風柏舟爲衛夫人作用韓詩之說王氏應麟詩攷云韓詩柏舟衛宣姜自誓所作自魯詩與韓詩或異或同均未可定王氏應麟詩攷後序注云李廷仲云

云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作邶柏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丁儉卿先生詩攷補遺云厚齋既著魯詩源流而荀卿劉向引詩不編入魯詩者良以

經師授受間有改移不敢爲意必之說蓋其慎也

而其爲經

師相傳古義足證周時未婚守志之貞女已得列於聖經則固

無可疑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則魯

昭公以前諸侯之夫人皆受命於天子可知衛夫人未婚而服

三年之喪終其身守貞不貳存既受夫人之爵命薨必用夫人

之葬儀生既不與新君同庖歿必仍與舊君同穴

列女傳頌云後君欲同女

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蓋夫人終與舊君合葬也

後世未婚守志之女得請誥命敕

命以封贈者實昉於此未有膺命婦之秩而不祔命夫之墓者

也其證十一也續漢書百官志云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

貞女義婦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焦氏循貞女辨引此謂今之

旌表貞女自漢已然其考訂甚為詳審今更得一確據可以證

明焦氏之說焉按漢末陸公紀為當代名儒其女鬱生以未婚

守貞見獎蓋公紀雖為孫權所辟三國吳志陸績傳云字公紀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而

其卒時孫權尚未建國稱吳故臨歿仍稱有漢志士績傳云豫

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傳但言年三十二卒未記

何年其上文云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之奔九江在初平四

年後漢書袁術傳云初平四年術退保雍邱又將其餘眾奔九

江通鑑云初平四年袁術走九江揚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據此則術上溯五年以前為中平五年公紀生之

歲也下推二十六年以後為建安二十四年公紀卒之歲也續傳

云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今按晉

武帝太康元年滅吳而天下一統上溯建安二十四年凡六十正相合傳但言出為鬱林太守亦未記何年續漢書郡國志鬱

林郡屬交州以史鑑參互考之交州之屬孫氏始於建安十五

年

三國吳志士燮傳云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步騭傳云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

歲中徙交州刺史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貢自此始也通鑑云建安十五年孫權以鄱陽太守臨淮步騭爲交州刺史由

是嶺南始公紀之出守鬱林當卽始於是歲
續傳云以直道見服屬於權

卽遣出守鬱林其加將軍給兵亦以嶺南爲新附之地故也其

女以建安十七年生於鬱林故以鬱生爲名至吳黃武三年鬱

生年甫十三歲

續傳注云續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今按公紀之守鬱林始於建安十五年終於建安二十

四年首尾十載必知鬱生以建安十七年生者嫁於張白未及

由黃武三年上溯十二年正建安十七年也

廟見成婚而白因其兄溫被誣連坐兩弟遂遷死於遠郡

續傳注云

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于鬱生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今按張溫傳云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通鑑敘張溫廢斥之事在魏黃初五年卽吳黃武三年也

鬱

生立志守貞與白之姊妹同處備嘗困阨苦節以終其身

姚信表云

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弗許奉白姊妹

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今按

張溫傳注引文士傳云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

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

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其族姊之子姚太常

三國吳志陸遜傳云

贊頌云與此表所言可以互證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是遜乃公紀

之族子鬱生之族兄也傳又云遜上疏陳太子正統既不聽許

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是信之母

亦係陸氏乃公紀之姪女鬱生之族姊也孫和傳云寶鼎二年

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

常姚信等東迎神於明陵上表於吳主援貞女表閭之例請褒

爲義姑

姚信表云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乞蒙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

節

其身後雖無合葬明文然表稱其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蓋

張白卒於遠方家人迎喪以歸鬱生葬送如禮故爲邦人所稱

也其存時既受義姑之旌則歿後必附張氏之家此亦事理之

所宜然者矣况公紀與虞仲邦龐士元爲友所學能貫通羣經

績傳云博學多識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名士年

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又意在儒雅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

世幼敦詩書其先世以孝悌德行相承績傳云父康漢末爲應

長玩禮易書云康少悌孝悌後漢書陸康傳云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衰故

有志操康以義烈稱少子績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故

鬱生雖少孤失怙而深知節義年甫八歲姚信表云少履貞特

之行幼立匪石之節不可謂非經訓禮教所陶淑也姚太常師事范子安

學有淵源尤深於易理晉書儒林傳云范平字子安研覽墳索

書經籍志經部易類有姚信注十卷子部名家類有姚信士緯

新書十卷集部別集類有姚信集二卷錄一卷孫氏堂輯姚信

周易注序云今其全書雖逸然觀其解明夷右槃之義述伏其

義得河圖之說及引詩之盱日釋盱豫信乎其能穿貫羣書其

闡揚從母之貞烈亦所以維持公義而非僅以稱頌私親宜其

文之卓然可傳也夫鬱生守貞當蜀漢初年吳黃武三年即去

東漢未遠足證續漢志表門之貞女必指未婚守志無疑然則

後世貞女請旌法制實沿襲乎漢代

六韜卷一云旌別淑慝表其門閭王氏鳴盛尙書後

案以爲僞古文畢命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二語卽本於此今按六韜上文云帝堯王天下之時則旌表之典唐虞時已行之矣列女賢明傳云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卽旌表婦女之制特貞女之旌表至漢代始可考耳其門閭旣能

旌表則邱隴亦得崇封未有荷褒顯於門閭而禁合附於邱隴

者也其證十二也合十二證以觀則未婚守志死而合葬者實

古禮之所有聖賢之所許非若嫁殤之宜禁其疑可以決矣

李氏

兆洛跋守貞記云子嘗讀柏舟之詩以爲此必女未嫁而矢志以從者不曰君子不曰良人不曰子美而曰我儀我特者不敢指言忸怩之詞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假使已嫁而父母奪之詎不能援禮自固據經力爭乎而惟宛轉求諒也今按鄘風柏舟爲世子共伯之婦共姜守節而作自來皆無異說與鄘風柏舟舊說指爲貞女者不同且我儀我特係夫婦匹偶之詞較諸君子良人子美尤爲親切李氏指爲貞女特揣測之詞今不援以爲證乃世之議未婚守志者多

謂誓不再適者其節太高不免偏執而過乎中歿後合葬者其
意近厚不免矯枉而失其正不知節有太高而過乎中者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夫家迎女迫以訟獄而不從是其事也列女貞順傳云
召南申女者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遂不肯往夫
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
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速我訟亦不汝從
今按周禮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荒
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衛風有狐序云古者凶荒
則殺禮而多昏召南野有死麕傳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
是物不具禮不備者本可以隨時變
通申女所執者太高而過乎中矣
若未婚守志誓不再適者
節高而非偏執不得謂之過乎中矣意有近厚而失其正者聘
妻之男無恙許嫁之女早亡夫家迎柩葬於先塋而待耐是其
事也胡氏培塿研六室文鈔周禮嫁殯說云或問曰世
有許字未嫁而死而夫家迎柩而葬之者非歟
若未婚
守志死後合葬者意厚而非矯枉不得謂之失其正矣太高而

過中者君子未嘗不嘉而傳之

列女貞順傳云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

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

況不過於中者乎近厚而失正者君子未嘗不

矜而容之

胡氏培輩周禮嫁殤說云禮女子許嫁纓示有所繫屬既嫁而後夫親脫其纓則女許字即屬于夫其生

時已有夫婦之道矣未可以嫁殤比女許字未嫁而夫家迎而葬之是與未婚守志同爲風俗之厚雖過禮從之可也况

不失其正者乎古人議昏大都不欲過早故行聘與迎娶相隔

不得過遙

焦氏循貞女辨云古之貞女少今之貞女多何也古男女議昏晚聘與娶一時事故如衛宣夫人者偶也

今人鄙此議昏或遲五年或遲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聘與娶懸隔甚遠其中死亡疾病自不能免而聘幣既行

即無可移易或偶有不幸遭父母舅姑之喪止可如歸妹之愆

期不得更思改聘

萬氏斯大禮記偶筵解曾子問婚禮既納幣有吉日一節云其葬而致命謂雖已葬而喪

未除需除喪卜吉之意原非使之別嫁他人也其弗敢嫁弗敢從前吉遣嫁以俟其除喪原非欲嫁他人而不敢也考士昏禮

宗子父母沒則己命人迎而不親往故有不親迎之禮此云壻弗取者不親迎也而后嫁之即嫁此壻也內則篇云女子二十

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所謂有故卽有父母之喪也二十三年而嫁卽嫁十五許嫁之夫也豈適他人乎要之免喪之後舍已定之婚配而別求他偶卽六禮豈能遽行歲月更須有待所謂嘉禮之時恐因之而更失矣且前此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其父主之告於廟廟而行之亦旣慎重其事矣一旦無故而絕之此豈近於人情乎盧氏文弼白虎通校語云壻不娶者哀未忘不卽圖娶也而後嫁之卽嫁於壻之旣已納幣者今按萬盧二說小異然皆謂遺喪之家但愆期而不改聘可謂深明經義或更有不幸膺未婚斬衰之服果欲從恆德之貞一亦當

自誓靡它

易恆卦六五爻詞云恆其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今按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

左內則云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大戴禮本命篇云男子謂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經義述聞據此以釋屯卦之女子貞不字謂婦人亦稱女子然則婦人女子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婦人從一而終猶言女子從一而終未婚與已婚皆在其內無論貞婦貞女均以從一爲主繫辭傳云但人情不齊可善導而不可貞夫一者也卽守貞從一之義也

強抑故先王制禮非不望旣嫁者悉守節未婚者悉守貞而其勢有所不能是以旣嫁夫亡者三年喪終除服聽其再適人此

先王不得已而立此法也

汪氏中述學與劔潭書云孟子曰歸

死妻孥子幼無大功之親於是不同同居繼父未婚夫亡之服豈非人道之窮雖聖人亦不能事爲之制歟

者三月葬後除服聽其再受聘亦先王不得已而定此制也

勞氏

史餘山遺書論未昏守節云夫曾子問中所云特勢有所不可強且酌於理而無甚害姑求其當可而爲此不得已之論此正聖賢處世參贊裁成之至再適人者不許其封贈而再受聘者意也而可不曲爲體會乎

許其封贈此論人貴寬不肯深求耳非謂再受聘者爲古禮所

有而不再受聘者反爲古禮所無也

焦氏循自書貞女辨後云

肯自任其咎一則曰賢智者之過聖人所不禁一則曰雖不要於禮亦君子所樂道嗚呼此而過此而非禮將夫死卽終者轉得爲禮也哉

再適人者爲後適之夫守節不許其請旌而再受聘者

爲後聘之夫守節許其請旌此成人之美無須責備耳非謂再

受聘者爲聖賢所許而不再受聘者反爲聖賢所非也

胡氏承璘駁室

女不宜守志議云先王之制禮也不強人以甚難亦不禁人以
獨遂其所言者皆人之所能行其所不言而苟有艱苦刻厲以
自遂其志者雖聖人復起猶將許之必以先王所未言者即爲
非禮此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豈非與於不仁之甚者哉
然則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此節婦所守之志固恆情所難能也
禮記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云齊謂
其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經義述聞云列女傳賢明傳宋
鮑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曰壹與
之醮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曰終不以身更貳醮義皆本此是古
本正一受其聘終身不二此貞女所守之志尤薄俗所罕見也
作醮
明史稿項貞女傳云昔賢以一婦許人猶不忍負况身乎
林貞女傳云予名氏歲月飾而積之以歸陳忍自昧哉 蓋不
事二夫誠爲烈女而不聘二夫尤爲女之至烈者矣若因再受
聘者爲禮所不禁遂謂不再受聘者爲禮所禁則再醮者亦禮
所不禁又可謂不再醮者爲禮所禁歟
胡氏承琪駁室女不宜
守志議云室女有受聘
而夫死守其志不改適者今之議者乃以接夫爲重謂祔席未
連而居夫之室事夫之父母爲無恥將必改適而接他人之祔

席然後爲有恥乎

試思既嫁夫亡不待三年喪終而再適人者既干不

義之條

唐律居夫喪而嫁者謂之不義在十惡之列今律同

則未婚夫亡不待三月葬後

而再受聘者亦在不義之列特斬衰弔服之禮後世不能通行

故未葬受聘之刑近代未曾議及然出乎禮卽入乎刑

後漢書陳寵傳

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

服制與刑律相爲表裏

禮記服問云罪多而刑五

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鄭注云列等比也

古禮有既葬除服之儀安見無未葬釋

服之禁乎

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

律夫喪未葬而嫁爲不道夏姬將適巫臣故詭求襄老之尸今

按未婚夫死不待其葬而遽釋服受聘雖親已嫁者情節較輕

難比傳於不道之律然其身蹈不義亦禮教之罪人在古律自當有禁也奈何議禮者不援據古禮

以禁不義獨附會古禮以禁守貞卽有調停其間者亦止謂未

婚守貞者足以激厲頑懦在古時宜禁而在今日宜旌信如其

言則是後代教化簡略風俗澆漓而守貞者尙爲俗吏所欽蚩
氓所重上世教化修明風俗淳厚而守貞者願爲聖王所棄賢
哲所議也何怪是今非古者動輒謂古禮難用於今時哉又何
怪不學無術者動輒謂經學無補於治術哉此義不明吾恐繼
今以往且有移周禮嫁殤之禁施諸未婚守志之女者而旌表
貞女之事甚至欲沮格不行勞氏史餘山遺書云建州張仲嘉謂未婚遺故而女守節者一切不必旌獎果如其議則是前人本恕以待世今人反因之刻以繩人不能善會聖人處世之苦心微意而反掩人之大節甚可惜也
彼流俗之朝死夕忘者轉得藉斯言爲口實於世道之汚隆
升降大有所係也是不可以不辨

助字辨略跋

確山劉南泉先生撰助字辨略五卷自序謂間嘗博求眾書摺

拾助字都爲一集其類凡三十其訓釋之例凡六班諸四聲因以爲卷嘉興錢氏泰吉曝書雜記云引據該洽實爲小學之冊例近時王伯申尙書著經傳釋詞十卷其撰著之意略同此書詰訓益精密然初始之功不能不推劉君也今按此書曾於康熙五十年爲海城盧氏承琰所刊盧氏序云爰付開雕公之區內其序係康熙五十年九月所撰而傳播未遠故高郵王文簡公亦未獲見然經傳釋詞所言往往與此書暗合凡常語習見者姑不具論釋詞卷一云與及也卷二云爰干也卷三云惟獨也卷四云曷何也卷五云孔甚也卷六云甯願詞也卷七云而承上之詞卷八云雖詞兩設也卷九云誰何也卷十云蔑無也凡此之類皆先舉常語習見者以著今以其最精通行之義然後推及其異詞也此書之例亦然確者約舉言之如與如也釋詞卷一云廣雅云與如也與其皆謂如其也或但謂之與孟子萬章篇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田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此書卷三約同

猶及也

釋詞卷一云以猶及也易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猶猶大敗以其國君凶言及其國君也此書卷三約同

均也

釋詞卷一云猶猶均也物相若則均故猶又有均義襄十年左傳曰從之將退不從亦退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

退之猶將退均將退也論語堯曰篇曰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猶之與人均之與人也燕策柳下惠曰苟與人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甯於故國爾

安為語助

釋詞卷二云安猶且黜均將黜也此書卷二約同

案荀子勸學篇曰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願詩書而已耳安猶則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則

但學雜識願詩書而已也楊倞注云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

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

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此書卷一約同

安焉也然也

釋詞卷二云安焉也然也荀子榮辱篇曰俄則屈安

窮矣言屈焉窮也屈焉窮貌也楊注曰焉猶於也

焉猶於也

釋詞卷二云焉猶於也孟

子盡心篇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言焉猶是也

釋詞卷

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此書卷二約同焉依周語作晉鄭是依此書卷二約同

云語中助辭也

釋詞卷三

云云語中助詞也傳十五年左傳曰歲云秋矣成十有猶又也
二年日日云其矣亦以云為語助此書卷一約同
釋詞卷三云有猶又也詩終風曰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儀禮士
相見禮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箋注竝曰有又也有又古同
聲故又字或通作一猶皆也釋詞卷三云一猶皆也詩北門曰
有此書卷三約同
也箋曰國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庸猶何也安也詎也釋
益我失之今從朱傳此書卷五約同
卷三云庸猶何也安也詎也莊十四年左傳曰庸非貳平昭十
年曰庸愈乎皆是也庸與何同意故亦稱庸何襄二十五年左
傳曰將庸何歸庸猶何也承上文君死安歸言之也杜注曰將
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失之庸與安同意故亦稱庸安荀子宥
坐篇曰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庸猶安也庸與詎同意
故亦稱庸詎莊子齊物論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闕不何不也釋詞卷四云管子小
庸猶詎也此書卷一約同
人壽乎闕不何不不言云也釋詞卷五云言云也語詞也話言之
也此書卷五約同
言云也言謂之云語詞之云亦謂之言若詩
葛覃之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泉水之駕言出遊伯兮之言樹之
背小戎之言念君子易繫詞之德言盛禮言恭皆與語詞之云
同義而毛鄭釋詩悉用爾雅言我也之訓或解為言語之言
揆之文義多所未安則施之不得其當也此書卷一約同

發語詞也

釋詞卷六云誕發語詞也詩生民曰誕彌厥月誕實

此書卷三約同

而者句絕之辭

釋詞卷七云漢書韋賢傳注曰

著乎而論語子罕篇引詩曰唐棣之華偏其

而猶若也

釋詞卷

猶若也若與如古同聲故而訓為如又訓為若周

如猶然也

官旅師而用之鄭注而讀為若此書卷一約同

如猶將也

釋詞卷

卷七云如猶然也若論語鄉黨篇恂恂如踧

如猶將也

釋詞卷

猶將也又孟子公孫丑篇寡人如就見

如猶與也

及也

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謂公與大夫入也鄭讀如為若若亦

與也論語先進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

同如字並與與同

若如此也

釋詞卷七云史記禮書正義曰若

義此書卷一約同

然應詞

釋詞

哉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曰以若所為求若

然猶

焉也

釋詞卷七云然猶焉也禮記檀弓曰穆公召縣

斯語助也

釋詞卷八云斯語助也詩佩葉曰有兔斯將猶抑也釋詞卷八云將猶抑

也楚辭卜居曰吾甯惛惛款款朴以忠乎釋詞卷八云將猶抑

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此書卷二約同且猶夫也釋詞卷八云將猶抑

也孟子公孫丑篇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即猶若也

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此書卷三約同即猶若也

釋詞卷八云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即猶若也史記秦本紀曰晉

公子圉聞晉君病曰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言若君百歲後也

此書卷之語助也釋詞卷九云之語助也禮記射義公罔之裘

五約同之語助也鄭注曰之發聲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

杜注曰之語助凡春秋人名中有只語已詞也釋詞卷九云說

之字者皆放此此書卷一約同只語已詞也文只語已詞也

詩鄭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傳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字

亦作軼莊子大宗師篇曰而奚來為軼崔譔注軼辭也楚辭大

招句末皆用只字翅與啻同釋詞卷九云書秦誓曰不啻如自

此書卷三約同翅與啻同其口出孟子告子篇曰取食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莊子大宗師篇曰夫猶凡也

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翅竝與啻同此書卷四約同夫猶凡也

釋詞卷十云孝經疏引劉瓛曰夫猶凡也襄八年左傳曰夫人

愁痛杜注曰夫人猶人人也二十七年曰且吾因宋以守病則

夫能致死此此皆作釋詞者溫故知新深造自得之語而此書

書卷一約同此此皆作釋詞者溫故知新深造自得之語而此書

意指與之不謀而同可謂疊矩重規若合符節者矣况乎此書
所推闡引證有較釋詞更詳可補其未備者如遐不與瑕不皆
係何不之意不遐與不瑕皆係得無之意釋詞卷四云遐何也詩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隕桑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械樸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不皆謂何不也禮記表記引詩作瑕不謂矣鄭注曰瑕之言胡也傳箋皆訓遐爲遠失之此書卷二云遐得爲胡者遐何音相近何胡音相近也又詩邶風泉水遺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傳云瑕何也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又二子乘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朱傳云不瑕疑辭也愚案毛傳訓遐爲遠與詩義全無干涉朱傳義長也不瑕有害猶云得無有害蓋泉水以衛女義不得歸故疑歸而有害乘舟則國人既傷二子見害乃故爲唯恐見害之言以哀之也不瑕得爲疑詞者不有無義瑕有何義何甯義通得無無甯皆疑辭也

薄汙我私薄漈我衣薄言采之諸薄字係發語詞薄言震之薄

言追之兩薄字亦係發語詞釋詞卷十云薄發聲也詩葛覃曰薄汙我私薄漈我衣又芣苢曰薄

言采之傳曰薄辭也時邁曰薄言震之韓詩辭君傳與毛傳同此書卷五云詩國風薄言采之毛傳云薄辭也正義云時邁云

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以薄爲始者以時邁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爲始動以威也有客前云以繫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餞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爲始餘皆爲辭也愚案薄辭也言亦辭也薄言重言之也詩凡云薄言皆是發語之辭非時邁有客二詩又別爲甫始不如正義所是其例也有與釋詞微異可存以俟考者如汔訓爲其亦可訓爲期釋詞卷四云詩民勞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箋亦曰汔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孔子引前詩云云杜注曰汔其也於義亦通此蓋出三家詩或是左傳舊注如此後漢書班超傳超妹昭上書引前詩云云李賢注亦曰汔其也此書卷五云爾雅云讖汔也郭注云謂相摩近邢疏云說文云剗摩也郭讀讖爲剗云謂相摩近孫炎云汔近也大雅民勞云汔可小康鄭箋云汔幾也反復相訓故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亦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愚案詩大雅汔可小康毛傳云汔危也危是幾將之辭故詩箋訓汔爲幾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杜注云汔其也未嘗訓期豈舊本有此文邪其語辭也周昌云期乃口吃聲皆不爲義與幾將之義無涉正義云然者謂汔既是幾辭又與期通爲語聲也然

可訓爲且亦可訓爲甯

釋詞卷五云愁且也哀十六年左傳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于一人以在

位杜注曰愁且也王肅注家語終記篇同應劭注漢書五行志

日愁且辭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

昭二十八年傳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

死也以爲快愁亦且也言鈞之將死且使吾君聞勝臧之死而

快意也杜以愁爲發語之言於文義未協此書卷四云詩小雅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擢三有事賈侯多藏不愁遺一老俾守我

王注疏訓愁爲心不欲自強之辭言皇父不自強留一人輔天

子也左傳哀公十六年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杜注云愁且也

愚案訓愁爲強者爾雅之文也然詩言非勉強之義不如杜氏

訓且爲安言聊且留一老都不肯也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祁

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杜注

云愁發語之音愚案發語之音猶云甯也今云甯可有作去聲

者其音乃近于愁也然此愁字訓作且亦通是其例也有其義爲釋詞所未述而犁

然當於人心者如其有豈義此書卷一云其指物辭也又廣韻

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戰國策今也寡人一

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史

記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不背哉此其字並是豈

辭其豈音相近故通也論語才難不其然乎不其然猶云豈不

然乎今案釋詞卷五其字下各條未有訓爲豈者豈固下雖有其字之訓亦未言其字又轉訓爲豈也此書卷四云禮記投壺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鄭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固辭者重辭也禮記少儀聞始見君子者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鄭注云固如故也重則云固正義云再辭也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卽見己已乃再辭故云固也若初辭則不云固愚案此固字是心誠如此非有虛假之謂若訓作再則少儀云始見君子豈可便云再願聞名邪今按釋詞卷五固字是其例也有其字爲釋詞所未載而下各條未有訓爲誠者是其例也有其字爲釋詞所未載而整然合於古訓者如方有將義方今有向時之義此書卷二云國風方何爲期朱傳云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也庾子山哀江南賦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億鶴方亦將也將亦方也古人文別而義同如此類甚多非有兩義又國風方將萬舞鄭箋云將且也愚案方將重言也又張平子南都賦方今天地之雕刺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眞人革命之秋也李善云漢書音義云方向也謂高祖之時倉頡篇云今時辭也謂光武愚案方今猶云向時不必以向屬高以今屬光方今得爲向時者反訓也爾雅訓肆爲故今訓徂爲在存郭注云肆旣爲故又爲今今亦爲故故亦爲今此義相反而兼通又云以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曩爲是以前故爲今此皆詁訓義有反復旁通美惡不嫌同

名也今按釋詞未載方字卷振有作義振古有自古之義此書

五今字下亦未載方今之義振有作義振古有自古之義卷四

云振爾雅云古也郭注云詩曰振古如茲振古如茲振云久若此邢疏云

案周頌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傳云振自也郭箋云振

亦古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自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

適今時是也愚案振古得爲自古者振作也凡詞始者爲作此

欲溯其所由來故謂之振古猶云自有天地是其例也然則此

以來也蓋當時語如此今按釋詞未載振字

書洵足與釋詞相爲表裏豈非治小學之士所當寶貴者歟若

夫同一援據舊文也釋詞必舉其最初而此書不必盡從其朔

釋詞卷五顯字下引燕策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顯計不知所

出耳又引燕策曰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顯爲臣此

書卷四顯字下引史記燕世家與燕策第二條全同今按燕策史記所本同一

史記燕世家與燕策第二條全同今按燕策史記所本同一

發明通假也釋詞能窮其究竟而此書未能盡獲其源釋詞卷

意語抑拉字異而義同卷五云其記忌已四云噫記忌已而未言噫

言意抑其字下但言此則草創之闊疏不及大成之美備然後

記忌已而未言此則草創之闊疏不及大成之美備然後

來雖云居上而先覺終不可忘

盧氏序云夫爾雅諸訓匪不昭融至於助言蓋乃不備自有書

契以還未有發其絨際而導夫先路者此吾友確山劉氏武仲助字辨略之作所爲汲汲也

譬諸吳氏械陳

氏第講求古韻遠不若亭林之宏通吳氏澄梅氏驚辨證古文

迥不如潛邱之綜覈而好古績學者未嘗不稱許其書不得因

大輅具而遂鄙椎輪藻火興而遽遺韋韞矣至於釋詞所述者

上自九經三傳下迄周秦西漢之書而東漢以還則槩從其略

此書所述者自經傳諸子史漢以外旁涉近代史書雜說文字

詩詞

卷五莫字下云朱子語類云莫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莫是者方言猶今云恐是也又宋史岳飛傳莫須有三

字何以服天下莫須猶莫是也又王右軍止殷浩北伐書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莫過猶云不如也又郭頌古墓斑狐記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害乎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遮莫猶云儘教一任其如何也又盧祖皋詞溪魚堪鱸切莫論錢切莫猶云慎毋方言也

蓋釋詞以經傳爲主故採錄不多此書以助字

標名故臚陳較廣緣體裁小異斯去取有殊耳然此書雖搜羅

甚富而斷限最嚴元曲之詞絕不闌入

自序云至于元曲助字純用方言無宜闌入他

日別爲一編以附卷尾今按此編今無傳本其爲輯而弗成抑係成而弗刊與刊而弗傳不可考矣

方音之字亦

不輕收

卷一頭字下云史記陳涉世家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愚案漢書陳涉傳皆頤字蓋夥頤者驚歎之聲夥

之餘聲便是頤故漢書省去也陳蔡光黃閭人言如此則云正樣其呼正字如沈去聲蓋客驚歎涉之富貴至于如此也卷二登字下云公羊傳隱公五年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何休云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愚案今山東人呼得字爲德歸切與登字音近故以得來爲登來也故詳贍而不入

於蕪博洽而不流於雜後之人誠能循其條目觸類旁通則東

漢以後宋元以前之書其詞氣異同均能洞悉其爲功也大矣

咸豐乙卯秋故南河總督贈右都御史聊城楊公得傳鈔之本

深重其書復念南泉先生遷居濟甯有同鄉之誼爰分清俸特

爲重刊延秀水高君伯平精校授梓毓崧復見是本因綜括書
中大指揭其要而申言之以告世之願讀此書者焉